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夜譚隨錄 第二卷

修鱗 山左梅和鼎，客潮陽，羅耀致富。娶妻納妾，買童僕，蓄婢媼，置田宅於白雲壇，遂家焉。然富而不驕不吝，性倜儻，好施予，異鄉客有落拓不能歸者，苟一告急，無不應之如響。以故人欽其高義，而弗忌其多財。梅暮年能甘寂寞，居恒無所事事，辟宅後隙地數畝，結構一軒，左園右圃。嶺南地暖土肥，插竹數日成林，植樹彌月垂蔭。複疊石為山，穿沼蓄魚，奇花異卉，足以自娛。

東鄰有修鱗者，為郡諸生。少失怙恃，三十未婚，炊煙屢絕，而處之泰然。梅重其品行，常通慶弔，而修生從不向之搖尾。梅或偶供廩給，必力辭不受，即強而後可，亦必宛轉報復，適敵其數而止。梅歎曰：「古人一介不輕取予，吾於修君信之矣！」自是益敬之。

會夏日，梅淪茗納涼，暴雨驟至，承雷如傾。逾時雨霽，□在東。忽報修先生至。梅驚喜出意外，謂高士屐齒來破苔紋，殊足為交遊光寵。倒屣迎之，握手甚歡，修勿勿作寒暄語，即目視假山，咄咄稱怪事，曰：「此其定都山乎？」山東北十數武，有巨石橫臥，修度其方向，曰：「所謂大石國也。」於是循假山而南，得魚沼。沼西岸見蟻封高二三寸，指示梅曰：「此東海，此蚩蚩國也。」復蹲身沼畔，拂花拔草，若有所覓。梅從旁，不測所為，但接踵追隨，行雲則行，止雲則止，方匿笑書癡作用，迴不猶人。既而修覓得一物，愕然曰：「果有是哉！」梅就視之，則枯鮒一尾，長三寸餘，蛙已過半矣。修卻步，把梅手，還至假山下，繞石搜索，見群蟻營穴，銜土出入不休，瞿然若有所失，佇立咨嗟，潸然泣下。梅致詰其故，修歎曰：「事極奇異，請入軒為丈人詳告之。」梅懷惑殊甚，及聞修備述甚異，梅廢然良久，頓悟身世，相與談禪論道，為方外交。共入羅浮山採藥，不返。梅仲子蟠根，從鄞江上官周學畫，故其先人與修生事，上官知之極詳，予聞之，喟然曰：「此南柯之續也，請志之。」

先是修生獨居一室，旦夕攻苦，蓋銳志於功名者。一日，倦讀，當北窗午睡，朦朧間見一黑衣人，排闥入，長寸許，促修：「速起，使臣持節至矣。」修方欲致詢，其人已出，修逡巡下榻，自覺身已暴縮。錯愕間，彩帳已列滿階下，持節者衣冠皆非時制，侍衛甚都，傳呼曰：「蚩蚩國王召修鱗赴闕，可即就道！」修再拜辭謝曰：「草莽微臣，無往見之義，詎敢應旌旆之召，致乖羔雁之儀？」使臣曰：「王以先生賢者，禮當就見，恐致逾垣，故使近廬玄蚬恭御蒲輪，代將白璧，望先生幡然應聘，惠辱海邦。萃野渭濱之事，唯先生之所熟聞；而箕山潁水之風，非寡君之所敢望。修再三謙讓，然後受命。左右進冠服，掖之升車，人馬紛紜，循階而行。約數十里，甫抵西牆下，陰念牆西即梅氏園矣，行來何覺太遠。疑心滿腹，第無如之何，姑聽之。俄牆下辟一城門，樓堞具備，榜曰：「東關，」石磴百餘級，前驅鼓鼓按部而入，有數人跪道左曰：「關吏祗候矣。」入關，息駕館驛，鋪陳極華美，水陸饋餉無算，唯與玄蚬對享。翌日出關，關吏請扈從。玄蚬頤指曰：「免！」氣象尊大，修知其為國之貴臣也。日中抵國門，王郊迎三十里，冠紫金冠，衣赤錦袍，披素羅鶴氅，貌甚奇偉，執禮甚恭，修下車趨拜，王答拜曰：「祖宗靈爽，得先生辱臨敝邑。惟是敝邑之社稷實有賴焉。先生不遠千里，必有以教寡人，寡人雖不敏，悉舉封內，惟先生之命是聽。」對曰：「臣學識短淺，性癖山林，既乏夷吾富國之才，詎有景略匡時之志？不意禮隆三聘，濫叨絲馬之加，敢不力贊一籌，勉效涓埃之報。」王大喜，載以後車，告諸太廟，爵為上卿，軍國大事，悉取決焉。

修素談經濟，一旦置身通顯，鞠躬盡瘁，夙夜劬知。乃請命出巡，遍歷郡縣，沿海四十餘城，各審其山川形勢，親繪地圖，其國西負連山，東濱巨海，長林大澤，廣斥無邊。四境分為大鎮，置使相，各轄六七城，皆宗臣領之。其人好勇多力，其俗尚意氣，喜遊獵。向南八百里有都會，名大石國，其風慍悍，樂於戰鬥。國人畏之。修周巡半載，悉了然於胸中。歸國覆命，退而上疏曰：「臣奉命巡視封疆，往返數千里，經歷四十城，郡縣無秦之酷吏，邊關皆漢之嫺姚，三老興歌，萬民安堵，太平有象，如此可徵。第古之聖君賢相，安不忘危，治必防亂。強鄰孔邇，常如虎視之耿耿；鄙俗相沿，不啻狼貪之逐逐。伏乞防微杜漸，易俗移風，黽勉群工，以臻上理。」疏入，王優詔答之。居無何，大石果入寇，鎮南都護司空玄蚬告急。王加修太宰，賜上方劍，命監玄□、玄□軍，督西南二鎮兵萬八千以御之。修出奇兵繞出敵後，夾攻，大破之。俘馘數千，擒其梟帥。大石懼，上表請藩也：「修帥，神人也，南人不復反矣。」修諭以利害，盡歸其俘。及凱旋，王犒師於紫茵之宮，工歌《彩芑》以饗將士。以修為右僕射兼侍中尚書令，平章軍國重事，尚拖花公主，賜甲第一區。金玉錦繡，賞賚無算。修安享四十年，五子三婿，皆為顯官，勢力喧赫。

會海濱有巨魚，潮落失水，王命貴臣玄蚬率全國之民，往取厥魚。魚長百丈，頭尾如山，國人搶攘彌月，僅移百里。修上疏諫止，以為竭民力以縱口腹之欲，非盛德事，請罷其役。王召修面諭之曰：「夫學貴流通而忌拘泥，若夫戾人情而乖時務，王安石所以非救時宰相也。我國人情風土，相國蒞治數十年，豈尚未之深悉耶？高原磽瘠，下隰斥鹵，民不耕而食，賴遊獵以為生計。巨魚出水，是天賜豐年。群臣皆賀，而相國獨有異議，勿得人情時務猶有未爛乎？」修見所言不納，怏怏而退。一日，太史玄□奏山蒸土潤，主有大水。王大驚，議遷都以避之。鎮北都護寧朔侯侍中玄□上言：「積石山高遠深邃，堪可經營新邑。」王大喜，命修往相宅。修奉命啟山，相其陰陽，度其原隰，見山童水遠，深以為不可。封章馳奏曰：「臣奉敕相宅，周視名山，禹跡無存，河源殊遠。乃疆乃理，非同夏父之岐，常邑常寧，詎等盤庚之亳？竊思舊都鞏固，負山海以稱雄，數代承平，通魚鹽以為利，不如綏愛有眾，奠厥攸居。」黃門以事關重大，即時轉奏。王覽奏歎曰：「書生之見，胡不遠大如此？」即批答曰：「俘來以圖及獻卜，知相國思深慮遠，足見忠愛。惟是都城濱海，水患堪虞。如遷都之議一梗，則通國之民，皆魚鱉矣。茲更使中書令玄蚬為相國輔，速定新都。寡人率宮嬪臣民，行當就遷矣。」修得詔默然。玄蚬至，乃相與於山之南麓，築城垣，建宮室，開闢闡，葺民居。連夜興作，工粗竣。王已徙都中十餘萬戶，陸續而至。修大驚，遮道而諫曰：「王奈何輕棄根本之地，獨不慮敵國外患，乘間竊發耶？」王降輿慰勞，改積石山曰定都山，以修為故都留守，晉爵定都公。

修拜命即行，公主及諸子皆不預聞。從人半路多亡去，殊深憤恚。及抵舊都，見萬井一空，益憂憤，仰天歎曰：「不意竭忠盡力，反為逐臣，王陽厚陰疏，可謂智足以拒諫矣！孤臣戀戀，復欲何為？不如解組歸田，遂我初服。名利場中非復我側足地也！」因懸綬國門，單騎出關。關吏叩馬問相國將何往，修具告之。吏曰：「相國忠則忠矣，然而趨吉避凶之理，未之深晰也。拘拘於不遷之議，而使數百萬生靈，盡葬魚腹。相國詎忍見之乎？」修曰：「流言飛語，何足憑信？」吏曰：「請相國少留八日，當見災異，王之心可明。相國之怨，諒亦可少息矣。」修本不捨王，乃停驂焉。

居三日，天地陰晦，大雨如傾，決旬不止。平地水深數丈，樹頭牽夫藻荇，舵尾壓於樓台。駭目驚心，聲如萬馬。關城地高，猶浸三版。修始信遷都之計非左，乃西向再拜而泣曰：「臣負王心矣！縱王不見譴，臣何面目復見臣民乎？」言訖，擲僕頭於地，躍身赴水，洶然一聲，午夢忽覺，依然身臥桃笙。

夏雨初歇，簷溜猶滴。蹶然而起，自訟奇奇。躡履出戶，緣階而行，冥想夢中去路，依稀可認，尋蹤至西牆下，花磚缺處，有小穴，大如錢，恍似東關形勢，對穴窺之，則梅之漁沼假山歷歷可辨，穴口有游蟻出入，方悟四十年功名富貴，皆夢中蟻國幻化而為之也。

閒齋曰：

梅慷慨，修耿介，皆仙品也，故不學仙而入仙籍。習見世人於忠孝根本之地及一切福田，皆荒蕪不治；而功名富貴，聲色貨利之場，中熱如燒。及稍不如願，輒妄欲學仙，其實七情六欲，觸緒紛來，雖有彭咸在側，前推而後挽之，恐一步行，萬不敵其一步卻也。

蘭岩曰：

四十年功名顯赫，轉成一夢耳。拘迂見斥，總不免書生之見。修生不達時，修生乃悟道矣。

來存

予家老僕來存者，李姓，德名，瀋陽人。善國語，性情直，有膂力。少壯時，曾負販於蒙古諸部落，其人情風土，知之甚悉。而所遭怪異，數見不鮮。予從家君扶祖櫬自闕入都，於仲家淺泊舟三日，候放關。夏夜苦熱，披襟坐船頭，對月當風，向李詢塞外風景及所見聞。李因言其客喀爾喀時，其人騎獸，似鹿而非，有語言，無文字，亦無機械，如游循蜚因提之世。其俗無主客，客至張幕，輒走乞煙食，坐而貽脾脯醢，與之，乃去。客至其幕，徑入啜且啖，夜宿氈炕前，主代牧，不償。予顧之曰：「視爭畔構訟，析產闖牆，行百里者必腰纏，惠一餐者有德色，大懸殊也。」杭藹山之西北，地名陀羅海，即振武軍駐防處。近黑道，故寒。七月雨雪，五月始釋；山之巔，六月不釋。築土為屋，屋內紙糊數寸。氈帷暖炕，早起，被池堆霜。出門數步，凌封鬚鬚。手僵不得呵，耳鼻窸窣有聲，或爛且脫。幸風自東南來，夏風始反，不爾，凍且死。然南人至此地，亦罕有凍而死者。予笑曰：「世無不可煉之人，人無不可歷之境也。」陀羅海苦寒矣，而不苦饑。茶一斤易一羊，十斤易一牛。中國人至彼，恣烹炙，饜熏，頭蹄滿衢，血骨遍地，回思羹藜藿，飯糲梁，茲誠樂郊矣。所惜冬苦寒，否則誠樂。予嗤之曰：「得隴望蜀，人之心無止期也。角缺齒豐，天與人無全境也。」

似麋而大者，曰堪達爾汗，疑其即也。前昂後低，多力。毛粗而長，為裘暖，角扁而厚，為決良。人以其皮可裘而角可決也。馳馬彎弓，逐而殲之，獲厚利。予蹙然曰：「夫皮所以蔽，角所以衛也。今乃知底身者適以底人，自衛者，反以自斃。是可悲也！」李曰：「其唇方大而厚，多膏，味極美。八珍中有猩唇，即此物也。以角試水，毒則角綠色。又有掃雪者，大於貂，絨白毫長，光遜之；人制為冠，以其似貂也。」予嘗考漢制：珥貂，侍中，左右常侍。我朝制：大臣衣貂，近臣亦不禁。美觀雲乎哉。誠以貂夏而冬毳，其操似鬆；內勁而外溫，其德似玉。然則苟非其人，人將賦鴛梁焉，真弗貴也，況贗乎？有木，曰查克，產推河，似絲柳而不垂，耐霜雪，堅而且材，灼為炭，置徑寸於爐中，數日始盡。治產難，亦治心痛，然大者拱，高者尋，風斯拔之，蓋地沙且鹼，根難聚而易朽也。予歎曰：「豈無美材，生非其地也，惜哉！」

戈壁即瀚海也，內多奇石，石之色大者如馬肝，小者如珠、如玉、如瑪瑙、珊瑚、蜜蠟。金中虛而外朗，起縞紋，皆馬肝石所孕也。初剖之，癩，日炙雨濯，風掃霜雪浸，剝落盡，則光璀璨矣。予矍然曰：「異哉！天之剝落之者，乃所以璀璨之也。」

亦有木焉，一木而萬木之葉皆具，名曰，以其冒全材而實不成一材也。予曰：「獨木也乎哉？」問：「其地有酒乎？」曰：「有。阿拉釀而蒸之，曰阿拉氣，薄甚，唐人所謂十鍾不醉人者。阿拉氣釀取門曰阿拉旃門，取升曰科爾旃升，取合曰波羅搭拉蘇，一名哈喇，以次厚合。又取合曰賒爾旃，則合敵斛矣。」予莞爾曰：「是其釀與治同矣。冶煉形，釀煉氣，煉至多為至少，故能以少勝至多。雖然，此難為哺糟啜醢者道也。」聞其地亦產良馬，汗不血。中國人以地非大宛，貌非汗血也，未有過而問者。昔日夫子稱驥以德，後人稱詔、稱腰諱以力。今舍德與力，而以地與貌，是紫燕白兔伏櫪而嘶寒風，九方數執鞭而笑者也。

李又言其於康熙五十二年，由喀爾喀至巴裡坤。其地有獸，似猿非猿，似猴非猴，中國呼為人同，甘涼人呼為野人，番人呼為噶裡。往往窺視穹廬，見人飲食，輒乞其餘。或竊取煙具、小刀之屬，為人所見，即棄擲而奔。殺之不忍，逐之復來，胥無如之何。嘗狎一人同，每莖豆樵汲等事，喚之悉能任使。至其寢食，雖不能言，頗能察色。居一年，治任將歸，啾啾馬前，捉銜揆鏡，淚下如沈。李亦為之酸鼻。相從十餘里，揮之不去，乃囑之曰：「汝之不能從我至中國，猶我之不能留居此土也。可止矣，若再行數里，將迷途不得返矣。」人始悲鳴而去。予聞之，愕然而訝，喟然而歎曰：「天地之間，人為貴，非五官之謂也。先官而具曰五常，後官而合曰五典，傳官而行曰五事。官而不事，又無典常，則人將獸之，若之何獸也，而人之同之？雖然，三五借而後為人，人也，可不慎歟？」

蘭岩曰：

逐段具有至理，奈人之不能參透者多，何哉？

雜記五則

吾聞狐之類不一，有草狐、沙狐、元狐、火狐、白狐、灰狐、雪狐之別。或曰：是者年老則妖作，冠枯顛，衣榭帶，幻人形。此物為害百出。焚山搜穴，挾矢喉盧，赤其族，庶幾妖絕矣乎。而不知是能為妖，非必為妖也；偶為妖，非盡物皆為妖也。且夫狐之妖有數，而物之妖無窮，裸蟲、鱗介、花木、廟中偶、窠中金，是物皆能妖也。物之妖以夜，而人之妖以晝。齋肩諂笑，假虎憑城，翠眉紅裙，朱衣白面，斯人無非妖也，奈何獨欲赤狐之族乎？傳曰：「妖由人興。」人事盡，則妖端絕矣，於狐何尤？或曰：老而妖者名紺狐，又名靈狐，似貓而黑，北地多有之，蓋別一種雲。予與諸同學偶談及狐怪，擇尤者五則，記之。

貴築劉紫來豈東，肄業滿，主於昌邑胡輝岩之山東會館。中秋夜，聚飲於南樓下，在座者海陽鞠慕周莊行、胡岱峰子翼、貴陽鄔敬齋維肅、薛魯園廷楷，並予與主人相與說狐。予舉紅姑娘事，咸以為異。紫來因述其客山右時，聞一富室家多狐，往往幻形為祟，驚怖家口。或作佝僂老人，獨步廳上；或作老嫗，持柶出入倉廚；或作靚妝少女，倚門闔市，顛倒行人；又於壁上，忽現樓台，及郭郭雉堞之類，愈出愈奇。雖不害人，而其家頗厭苦之。

主人有女，所居鄰佛堂，堂中有壇數十，蓄酒甚多，戶常扃，女日暮歸寢，與侍女過佛堂下，聞堂中漉酒聲。窺之，見二曲背媼，就壇盜酒飲，且飲且爭。少焉，一媼大醉，醅醑之態，殊覺可笑，女不禁嗤然失聲。媼聞之，慍曰：「何與爾丫頭事！吃數懷酒耳，問笑之有？」侍女應聲曰：「見人偷酒，吃得如此醉，焉得不笑？」媼怒，大聲詈曰：「遮莫來撩撥爾祖姥！我將咬爾爹黑鳥！」女聞其言穢，亟避去。侍女不堪其罵，獨立窗下痛詆之。飛瓦忽至，傷唇擊落二齒，大痛而奔。隨聞堂中大噓。主人聞之，戒家人勿多言，一夜無事。次日，主人早起，見枕畔一物黢然，審視之，一男子勢也，血色尚新，大駭，恐聞人見之，潛以火箸夾取置函中。聚童僕察之，悉無恙。時侍女之父，從一縣令在河南，方狎一妓。一夜，妓忽來就，相與共寢，鼾睡間，私處痛如刀割，大呼暈絕，同人驚起來探，已失勢之所在。妓已不在側，咸以為異，白於官，拘妓訊鞠，妓言昨夜與諸女伴作葉子戲，通宵不寐，實不知情。竟成疑案。使人送之還鄉，雖不致死，然已闕廢。主人無如之何，亟徙居以避之，始獲寧宇。蓋侍女父失勢時，即主人枕畔得勢時也。侍女張姓，其父色黑，號黑張，故狐有咬黑鳥之說雲。

閒齋曰：

吾聞狐性極淫，故名曰淫狐。乃其報冤，亦出於淫。可謂好名之甚者矣。夫名者，實之實。狐之淫，發於其性，是先有其實而後名附之。狐豈為淫乎？然則世之名過其實者，曾淫狐之不若也。

蘭岩曰：

自盜酒，而反映及人父，此狐非但不仁，抑且無趣，殆所謂老羞成怒者耶？

胡輝岸謂：貴築蔡孝廉，博雅士也。嘗向輝岩述及其鄉人褚十二，少從其外祖顧明經游巴蜀，假館於臨邛羅氏。羅固巨族，累代為顯宦，後世雖漸凌替，而第宅闊深，園庭幽勝，猶甲於一鄉。羅二子一姪二甥，並受業於顧，褚亦附學其間。褚與羅之甥秦生者，相交莫逆，同設榻於園之西軒，居半歲餘矣。

時當秋月，值羅次子畢婚，顧連日困於酒食，秦亦理事甚忙。褚獨步軒中，深苦岑寂，抽書破悶。漏二下，秦生攜酒盒來與褚小酌，曰：「逐日碌碌，未遑晤對，今宵稍暇，聊具杯酒，與子談心。」於是屏童僕，扃園門，挑燈細酌，頗極歡暢。褚浮白曰：「人生行樂耳，須富貴何時？」秦笑曰：「偃鼠飲河，不過滿腹，徒飲豈足以為樂？予有一妙人，兄如見之，當思老於是鄉矣！」褚問為何如人，秦支吾不以實告。力叩之，秦始小語曰：「予下榻此園，二年於茲矣。嘗交一麗人，年甫十七，兄到後，蹤跡稍疏，然每際花月之夕，或值兄醉夢之時，未嘗不把握也。以兄待我厚，故敢泄肺腑事，幸兄勿復泄於人！」褚曰：「慮弟相戲耳。如果然，則非狐即鬼，烏可親呢？」秦曰：「誠為狐，非鬼也。狐而色比宓妃，才同謝女，何不可親呢之有！」

褚終屬少年，血氣未定，且被酒興高，力求一見之。秦有難色，褚款語相央，至於屈膝。秦莞爾曰：「見之亦無不可，弟未卜麗人許否，姑試之，以觀兄之緣。」乃起身繞出迴廊湖山下，輕聲喚「憐姐」者三，於是女子分花步月，冉冉而至，丰姿綽約，美麗非常，目所未睹。著碧羅畫衣，曳練裙，秋波流慧，蓮靨生潮，含羞睨褚而責秦曰：「小酸子！謂我不敢見此書癡耶？」褚面口口訥，勉強揖之。秦曰：「褚十二兄面嫩，憐姐勿笑之。」女曰：「此非面嫩，乃良心現也。豈似爾天良盡喪，毫不知羞恥哉！」乃相與入軒，見酒具，笑曰：「二酸子，人家兒子娶婦，此際正好捫結，爾等乃收取餘，滋潤饑吻，恭喜今夜得兩枚飽嗝矣！」秦曰：「既不能作東道主，奈何相嘲？」女曰：「爾誠旅店蠶蟲，欲謀食客矣，適從六姊處食羊桃，留得數枚，出以奉人可乎？」秦曰：「甚妙！」女因手袖中出一金鑲椰瓢，盛羊桃五枚，鮮如初摘。蜀中固無是物，不測所自。二生分食，甚甘，既而珍饈芳醪，悉於瓢中出之，羅列滿案。酣飲間，忽目褚曰：「觀子芳姿淑質，自足撞破迷樓，第千葉桃花，早榮早落，華而不實，理有固然。會須行樂及時，何可株待？」於是笑言款洽，游語漸浸。褚神迷不能自主，秦從旁頗形妒色。女睨之而笑曰：「小酸子！真是醋葫蘆也。凡人萍水相遭，逢場作戲，何足介意！若少時新婦之事，羅家郎又將何以為情乎？」秦問少時新婦有何事，女曰：「行當自見耳。」

有頃，驀聞人聲鼎沸，園樹皆紅，人出視之，則庖人失火，延及洞房，坊正官軍，咸來撲救，親鄰漸集，蟻聚蜂屯。家口數十人，幸皆未寢，獨新婦與羅氏子，身無寸縷，股票庭前，映著火光，纖毫畢見，二生不能正視。女乃至前解羅衣裹之，掖歸別室。諸姑伯姊，接踵來慰，搶攘間已失女之所在。眾以為鄰女閨中去矣。唯秦褚二生知之，但緘密不言耳。自此，褚無夕不與晤對，相得甚歡，然終未及亂。蓋褚既腴腆，而女亦有貞操，一似韋峯之與任氏也。及秦生從其父歸成都，女泣別，不復再至。又二年，顧死，褚扶柩歸鄉，未及獲雋。次歲成進士，工部觀政，未娶而卒，年甫二十有四雲。

閒齋曰：

酸子所以多妒者，窮其故無他，閉戶守妻子若將終身，本無遠大志耳。貞狐與褚，不過話言形色之間涉於狎褻，書癡而形諸色，何所見之小也！

蘭岩曰：

守身貞，見理明，出詞雅，比狐不多得。

鞠慕周最善說狐，不能悉記。其有奇者，足發一大噱。言其客關中時，因事之扶風。所識有丁孝廉者，年近四十，斷三弦，子女皆幼，號啼繞膝。不耐繻居，仍謀膠續，屢乖所願。丁素究心神仙之事，精於導引，每澄心枯坐，吐故納新，則見一黑狐對面蹲踞，瞳目相向。丁叱之，即刻奔逸，如此者屢矣。亦習不為怪。一夜方坐，覺有人登榻，與己並肩坐，衣香襲人。丁自念此皆妄慮之招，心不動則魔何由生，任之可也。於是垂目息心，凝然不動。既而其人以頰偎腮，尋以口親吻，粉香脂膩，肌滑如脂。丁不能復耐，張目矚之，則二八麗人，光彩耀目，睨丁而笑。丁曰：「吾固知汝為向日狐，奈何擾人功課，可速去！否則惹老拳，非善知識矣！」女猶掩口嗤嗤，俄延不去。丁躁甚，以足蹴之，顛墮床下。旋即起立，忿忿整衣，曰：「魯莽如此，豈復讀書人行徑耶？兒去不復再來，汝其勿悔！」丁鞠拱而謝曰：「深感厚誼，敢雲悔乎？」女曰：「從此雖焚香叩頭，祈我再至，恐亦不能矣！」丁晒曰：「永不敢啟動矣。」女不顧而去。

越數日，丁晚浴於房，又見女牽湘簾入，笑曰：「我又來觀汝裸浴矣。」丁不應，女蹲身其旁，以手撫之，曰：「背上垢厚二寸矣，我為汝擦之，可乎？」丁心大動，胯間物翹然而舉，女格格笑不止，戲批其頰作小響曰：「何物書迂，輕薄乃爾！不怕污卻人家女兒眼目耶？」丁陰計：學道人豈可逞慾，況明知是狐，何故動心？因瞋目大怒，奮拳揮之，中鼻，女負痛滾地，唧唧哀鳴，衝簾而遁，繼此不復再至。

丁家業素封，兒女雖各有阿保，而衣食會計，終苦內助無人，更囑冰人，遍覓佳遇。一日，有媒媪來，言有卞大戶者，家資百萬，一女十八矣，慧美賢淑，世罕其匹。君讀書人，多疑少信，固多以媒妁為妄，但喚一女眷往相之，便足證吾言不謬。丁以為然，央姑母及寡嫂同詣卞宅，周視動止，真仙中人也。欣喜而歸，盛誇其色。咸謂閨人多矣，未見有如此女之豔者，寧獨吾鄉，雖天下獨步可也。丁大悅，即日納聘。及奠雁，親故滿堂，希冀一面。入房合巹，乍睹豔絕，審諦之，非他，即向之狐女也。丁大駭，叩之，女笑曰：「兒非無益於君者，君道念已堅，成功可冀，然尚有要訣，不無夢夢，兒來當循循善誘，同登仙籍，不亦可乎？」媒媪從旁挽說曰：「姻緣自有天定，新郎無更拘泥。」丁大怒，提屨屐擊之，媪與女破窗而走，丁出戶逐之，已失所在。亟命燃炬大索，得諸廁中。咸大嘩，並力奮擊，廁中人提褲驚呼，顛撲於地，燭之，非狐，蓋丁之姪婦與寡嫂也，污穢滿身，傷痕遍體。舉室索然，昇之以歸。次日，同往卞家，無復第宅，但見楸梧數本，古墓數塚而已。自此狐祟遂絕。鞠在秦與丁交厚，聞其自述如此。

蘭岩曰：

人謂儒者多迂，而丁卒以迂而衛道，誠非真迂也。

薛魯園謂：此皆不奇，奇莫奇於宛邱之狐矣。宛邱牧李公，有女及笄，風致焉然，為狐所據，夫人深以為憂。時郡有女巫，頗能制邪。適李公入省，夫人延巫至署，告以所苦，使驅除之。巫大言曰：「此何難，不過致夫人破數十貫錢耳。請今夜即為夫人除之，務使小妖狐吃個大苦。」夫人喜，厚款而去。晡時，偕其徒負鼓囊而致，設壇於園。夫人率婢婦隱屏後觀之。方禹步間，大風驟起，飛塵迷目，而燭不滅。俄見四五少年，提木杵逼近案側，僕師徒三人於地，褫其裙褲，各以木杵塞陰中。咸附掌曰：「請先吃個大苦！」夫人大懼，急命人往救厥巫。巫已自拔木杵，蹶然而興。夫人慰之曰：「賢師徒吃苦甚矣。」巫萎頓動動而前，猶勉強作笑顏曰：「此亦大快樂事，夫人奈何道苦？」二徒尤憊，猩紅滿衣，數婢扶掖而至。巫回顧囑之曰：「此血衣最難得，歸去須珍藏之。」夫人問藏之何為，巫曰：「藏之可辟妖魅。」夫人大笑，謹之。

蘭岩曰：

或曰女巫大言不慚，致招此報，不知愚夫愚婦，不足深責。所不可解者，文人學士，亦往往不免，恨無木杵以塞之也。

慕周拊髀曰：「是誠奇文也。然餘所聞某教授之事，亦罕遭哉。友人某為某縣教授，學宮素多狐。蒞任方數日，即有投刺者，署『治下胡萬齡頓首拜』。及接見，則皤然一翁，長三尺餘，神氣清爽，飄然若仙，對之起敬。自言本晉人，流寓於此，近百年矣。今有事將楚游，以公長者，敢以家口寄托。某知其為狐，竟諾之，翁拜謝而去。晡時，舉族皆至，約二十餘人。某延入內室，款洽甚至。翁深感其誼，舉酒相囑曰：『老少數十指，悉仰喬雲之庇，他日歸，當圖厚報。』某素豪邁，掀髯笑曰：『翁第勿勿憂，寶眷必不致失所。』翁感荷之色可掬。次日，束裝就道。某官閒俸薄，及有此義舉，薪水不繼於庖，而毫不介意。

翁二子三女，皆妖豔絕倫，時來某內寢，親昵如父子。某眷屬悉不在署中，唯次子隨行，方弱冠，資質過於中人，每見三女輒避去，不接一談。女向某問人以游語，某遽正色責之，女慚謝而去，數日不敢復至。公子偶過內宅，遇少女小遺階下，笑而挑之，公子俯首引避，佯若不見不聞。如此者歲餘，始終如一日。翁既歸，再拜而謝曰：「賢喬梓真異人也，無可為酬，謹奉畫一軸為公壽。」某欣然受之。遲數日，翁率其族辭去，遂不復晤。閱其畫，畫極平平，唯畫一翁一嫗，正面並坐，酷似人家影像，不足賞鑒，置之而已。會三年考績，學使者以某年老勒休致。某宦囊羞澀，羈滯不能歸。無意坐香肆中間話，瞥見一人，停輿入肆，胖體重頤，衣冠濟楚，僕從如雲。肆主接待甚恭。某欲避之，其人挽留再四，乃敘坐，各道姓名。其人鞠躬曰：『弟張太學也，世為龔商。豚兒某在庠，公識之否？』某曰：『是即公郎耶？名下士也。』張大喜，延至其家。登堂拜父，某諦視之，其貌如所得畫中翁，逼肖。雖異之，猶不甚為意。越旬餘，張父死，求畫師寫真，數易人，無能有彷彿於萬一者。某因出畫示張，張展軸大駭，且拜且哭，告某曰：『不特亡父傳神酷肖，先慈棄世二十年，何對此亦宛若生前也？敢請其故。』某備述得畫之由，張歎曰：『此狐借我，欲厚贈公，以報德也。狐有施於吾甚重，可不體其意以報長者乎？』乃取畫，贈以千金，某始得攜子歸里。迄今猶素封也。

閒齋曰：

一畫也，致三人各了心願，狐之術亦巧且幻矣。然奇不害正，宜其安處學宮，不遭驅逐也。

蘭岩曰：

薪水不繼，毫不介懷；妖麗相挑，終不及亂。教授父子其享厚報也，固宜。

### 韓樾子

令狐韓樾子，雖世為賈人，而丰姿嬌媚，善賦，能詩詞，尤工弦管。弱冠，游京師，獨乘駿騾，出市廛道上，值雨，見一少年婦，色絕豔，跨蹇驢，或前或後，與韓同路行。晡時雨愈洪，道旁適有壞屋數椽，空無人居，韓暫入避之，婦亦踵至。韓頗不自安，然無如之何，姑聽之。既而駿驢見騾，厥勢昂舉，聳鼻而鳴。婦視韓掩袖而笑，韓心動不可遏，陰念日暮人稀，郊魯男子若何為？固挑之曰：「驢猶如此，人何以堪？小娘笑厥物之不雅觀也，抑之更有甚於此者？」婦怒之以目曰：「我自笑之可笑耳，不謀與汝扳談！」韓跪而擁之曰：「念此邂逅，實天假之緣，途中傾慕之私，卿喻之否？」婦粲然，曳之令起，曰：「兒苟無意於子，何為履子之跡。入此頽圯之地乎？兒家即在直北喬木處，去此僅十餘里，然不欲與子偕歸者，猥以舅姑性嚴，良人及伯叔亦皆正直。母家匪遠，蓋枉駕見辱，雖險不足慮也。」

韓為搖惑已久，不復三思，遂控騾，隨之以往。行入萬山中，跋履迍邐，約數十里，始達其處。千峰環抱，萬木森羅，靠澗依山，得一巨宅，四面別無人居。韓疑之而未發，婦已知之。笑曰：「子疑兒家無鄰比乎？蓋祖父辟世者也，居此近百年矣，凡人罕得至此。正可與子盤桓，勿付度也。」亟棄鞍以馬箠過門，有二婢出應，雙髻垂髻，色麗齒稚，婦以「小紅」「小綠」呼之。登堂，輪奐之美如王侯。婦易衣而出，錦裙繡袴，綽約如仙子，與前策蹇冒雨時，什佰增也。又為韓易衣履，亦極鮮華。韓西向拱立，請尊人拜見。婦曰：「兒幼孤，失怙已十年矣，更無兄弟，唯一姐一妹，各適所天，此間為兒獨居，無可見客者，子勿復以禮自拘。」乃相攜入閨闈，閨中位置，精奇雅潔，又為改觀，几案皆檀楠，爐瓶悉金玉，北設細榻，南列蠻窗，東壁懸古畫，西壁懸合歡圖也，聯為董思白書。廳上置金猊，異香，地平如鏡，不染纖毫塵翳。婦捺之使坐，小婢沏茗，茗尤香美，一旗一盞，不識何名。韓問何姓，適何人，青春幾何，婦笑曰：「瑣瑣根究，得勿志之以告所歡也？」韓笑曰：「予雖為客，而年甫二九花柳之事，實所未諳，且賦性孤清，守如處子，今與卿眷戀，亦發軔之始，所以瑣瑣瀆詢者，欲心銘弗諼也。何事見疑。」婦曰：「勿面急，聊以相戲耳。」因言：「姓韋氏，字阿娟，行二，年二十。初適阜平元氏子，三年前，元不謹於行，闔門為仇家所殲，兒從間道逃歸，僅以身免，孀居於此。同胞一姊，字阿妍，嫁上黨。妹字阿秀，嫁靈邱，與子同庚，今將往探之，不意遇子，非夙緣烏能如是？」韓曰：「然則舅姑性嚴，諸昆正直之說，胡為而雲然也？」娟笑曰：「亦飾說也。」韓亦笑曰：「卿尚有一毫誠實哉？相聚才半日，誑言已足夠一車矣。」二婢亦笑。有頃，珍異畢陳，觥籌交錯。娟則嬌癡宛轉，軟倚輕偎；韓則矍貼慙慙，凝注傾倒。俄而三星在戶，移燭登床，至於衾褥枕席間，其事不可竟究矣。娟善吳歎，每發聲，音響靡靡，韓發吭和之，兩心如醉。居匝月，不離跬步，日惟劈箋斗酒，坐月茵花，溫柔鄉景味，備細領略。

一日，娟復往探其姐，韓獨倚欄觀魚，適小紅送茶至，韓戲捻其腕，紅微笑睨之曰：「小娘甫出門，郎君便爾放浪耶？」韓抱持之，曰：「古人謂秀色可餐，若卿者可以療饑矣。」隨探手於懷，肌膚膩不留手，胸乳椒發，情不可禁，遂與綢繆。興未闌，小綠猝至，不及掩飾。綠卻步含笑，佯作採花，韓知其可狎，以手招之，綠齒尤稚，反走欲逃。韓置紅迫之，將及，忽聞院外笑語聲，嚶嚶如鶯燕。綠且走且回首笑曰：「郎勿鬪，小娘歸矣！」韓亦斂步。尋聞叩環聲，綠徐徐理鬢納履，啟扉視之，笑而揚聲曰：「秀姨何久不臨貺，玉體得勿少鄙耶？」小紅繼至，問小綠與誰語，綠曰：「紅姐不亟來起居耶？靈邱秀姨來矣！」紅兩頰紅暈，再拜曰：「小娘往上黨，未克言旋，秀姨可居此以候之。」韓隱玉蘭花下偷窺，則一倩妝少艾，扶一女奴，冉冉而入，冶容麗色，不可正視。韓目炫心搖，知為阿秀，無計迴避，不得已徑前揖之。秀驚卻羞澀，引袖遮面，細語問小紅，郎君係阿誰，紅無以對，韓輒應以曰：「猗氏韓樾子也。」秀曰：「那得在此？」曰：「令姐之所招致。」秀作色曰：「姊孀居三年矣，院門以內，雖五尺之童，未嘗側足，汝異鄉他姓，稚齒韶年，既非周親，又非故舊，貿焉戾止，意欲何為？」韓惶遽自投於地曰：「小人罪當死，乞秀姨寬宥之。」秀曰：「果誰為汝姨？會須縛而鳴諸官，嘗試桎梏，第汝雲二姐招致，故舍之，待其歸而面證。」韓頓首謝。秀立迴廊下，把茗盞，召韓問曰：「居此幾時矣？」韓曰：「月餘矣。」曰：「終日何所事？」曰：「無所事事。」秀哂曰：「無所事事，豈以汝作木偶人看哉？我觀汝精滿氣足神旺，苟非為入幕之賓，焉能若是？汝之事，我知之矣。」韓俯首不言，小綠嗤嗤笑，秀目視小紅，小紅頗有赧色。秀移步入室，呼小紅耳語良久，紅頷之，掩笑出戶，點首招韓，曰：「來，與郎君語。」韓隨之西軒下，紅握手密告曰：「適秀姨慕郎君溫文韶秀，今夕欲留此與郎君一敘，囑兒致意，異日小娘回，切勿泄！」韓聆之，驚喜欲狂，曰：「敢不如命！」紅反命，旋聞房中嘻笑。

日才落，便見小綠秉燭，女奴捧盤盛酒餚，往反數回。小紅即出邀曰：「可以入矣。」韓汲水洗面澡頸，易新衣。及階，小紅啟簾，秀迎笑曰：「適間戲作恐嚇語，亦有懼心否？」韓應曰：「初亦甚懼，既察卿之色不惡，且自念亦未嘗獲罪，遂不復懼。」女笑而睨之曰：「子真佞口，亂人閨闈，尚不伏罪。」韓請以酒自罰，小綠從旁譏之曰：「郎惡醉，猶強酒耶？」小紅低語曰：「想試用時，但拈得酒杯耳。」小綠曰：「寧獨酒杯，更撚得小紅睡鞋矣。」紅面赤，不復置喙。秀與韓皆笑，各賜以酒。是夜並宿娟榻，秀肌膚滑膩似娟，而柔媚淫蕩遠過之。韓不勝其憊，日上八磚，猶擁衾臥。秀先起臨鏡曉妝，忽女奴走入報曰：「娟姨歸矣。」

韓枕上聞之，手足失措，白身下床，倉皇不知所避，仍匿帳中。秀顏色不少變，調脂弄粉如故。俄而娟入室，徑坐椅上，軒眉瞋目，憑几支頤，怒不可犯。紅、綠屏足簾外，股戰臂搖。韓屏息鴛幃，沒指聽察。一餉時，秀妝罷，盥手理裳，緩步至前，撫娟背，含笑問曰：「姊歸乎？聞往省妍姐，彼近況奚似？妹與姊契闊久，故來一望，胡相見不作一寒暄語，豈其有所開罪，而姊介蒂於心乎？」娟哂曰：「自作事寧不自知，乃故意問人耶？」秀曰：「然則姊所介蒂者，妹知之矣。得勿為帳中人乎？幕中人，妹何由識？實姊所羅而致之者，妹不幸與之相值。帷薄之丑，事往心傷，悔且無及。姊之牆茨，滋蔓及妹，姊之罪也，方謂慰藉之暇，乃反以忿氣見加乎？」言訖，掩面而泣，娟氣平，亟起，為拭淚以安之曰：「妹若大尚不識要，嬌癡如在母側時耶？姊與妹如一人，又何問焉？姑試之，日久便知矣。」秀始破涕成笑。娟出韓於帷，猶白身未褲，涕痕滿面。娟、秀相顧而笑，久之，始整衣盥漱，載笑載言。韓一旦獲兩美姝，韓暮騰歡，誠荒淫無度，留連半載，不減朱威武以宣府為家裡也。

會春兩初霽，月色滿庭，偕娟、秀飲於木香亭。酣暢間，秀不避侍婢，嚙酒哺韓，韓即以哺娟，曰：「挹彼注茲其樂何如？」娟曰：「樂則樂矣，無乃太褻。古士女雅會，未必如此。子亦雅人深致者，盍舉殤政，或逞吟懷，即婢子輩效而尤之，亦可繼康成佳話。」秀和之曰：「姊每於極樂忘形處，輒下勉功，以為節制，此妹素所心儀者。請分韻為小詩，以承姊命。」於是女奴拭硯，小綠裁箋，小紅左右其間，吮毫濡墨。娟、秀之詩同就，韓一見則嘖嘖曰：「即此兩幅《洛神賦》小楷，已足珍如拱璧矣。」娟詩曰：「紅梅正靨白梅芳，無賴東風趁蝶狂。只說清芬堪埽汝，誰知韓壽慣偷香。」秀詩曰：「月光加幕草如茵，無事紅螺點絳唇。未死會須行樂事，忍看入室有他人。」

韓持兩詩，三復而贊美之。娟慍曰：「子太無分曉，彼作詩罵人，尚兩可其間，毫無詳定，使子入場衡文，必致人文顛倒。」秀笑曰：「勿聽姊語，姊詩亦寓諷刺，何獨怪人？」韓兩解之曰：「詩人多誣，親姊妹無介意也。若謂諷刺之意，二卿自思，亦難迴護，我亦將擱筆費平章矣。」娟、秀乃各解顏，韓詩既成，娟、秀爭欲先觀，花箋紛紛碎碎，合之不復成文。韓笑曰：「適足為魏公藏拙。」遂焚之。夜闌始罷。

次日，復宴於亭。韓偶見燕子將雛，陡憶萱闈，不禁廢然思返，以語娟、秀，娟、秀色如失左右手，良久，秀掩袂而泣，娟獨

凄然歎曰：「此子之孝思也，即不欲行，尚當勸駕，況敢阻撓？特再面無時，離別之悲，誰能遣此？」因相對唏噓，終宵不寐。三人目盡腫，紅、綠亦泣涕不自禁。戒途之日，娟、秀各有所贈，韓亦各有所貽，且慰之曰：「暫歸省母，約三兩月可復相聚，無太自苦。」娟曰：「前期未可定也，行矣，幸自愛！」秀哽咽不能出一語，但極力握手而已。

韓飲泣而別，仍跨故驛，星夜還家，至則母死已數七日矣。韓自慟不克送母終，又思娟、秀不置，鬱鬱成疾，半載始瘥。及服闋，復治裝出井陘，循路入山，重至其處。風景如故，第宅無存，但見頑石寒泉，亂雲紅樹，空山寂歷，幽鳥啼鳴，四顧茫茫，杳無人跡。徘徊向夕，大慟而歸。韓表兄王姓者，為布客於都中，傳屬國與之相善，每聞其述之如此，為狐為鬼，為鳥獸草木之妖，無有能辨之者。

蘭岩曰：

亦不必辨其為何物之妖，第觀其秀娟天成，吟詠清麗，多情可兒，世無其匹。於狎褻時，微言以節制之。聞思親語，勸駕以成就之，絕無陷井之心，真不多有者耳。美人不見，零涕空山。當者傷心，讀者酸鼻。

永護軍

阜城門內某衙衙，有空宅一區，甚凶，稅而居者，往往驚狂致死。護軍永某，素以膽勇自詡，同人欲以凶宅試之，謂有人敢宿其中者，當釀金具酒食相款。永曰：「捨我其誰？」挺身請往，眾許之。既暮，獨攜酒肉襍被以往。二更後，飲至半酣，拔劍擊柱，大言曰：「果有鬼物，何不現形一鬧！卻躲何處去耶？」久之，寂然，永大笑，尋亦就枕。甫交睫，似有步履聲，張目視之，見內室燈光瑩瑩，急起捉刀，潛於門隙窺之，則燈下坐一無婦人，一手按頭膝上，一手持櫛，梳其發，二目炯炯，直視門隙。永駭甚，不能移步。既而梳已，以兩手提耳置腔上，鬢然而興，將啟戶，欲出。永失聲卻走，鄰家聞之，明炬操兵來探，永已匍匐階下，肘膝皆傷。述其所見，聞者駭驚。永歸，病數日方起，同人見則嘲笑之，永不復置辯焉。

蘭岩曰：

大言不慚者，輒以天下事，無不可為。甫嘗一試，便爾狼狽不堪。奈何不於欲言時，預為計慮哉？

朱外委

永平朱外委，以公務獨乘一騎，腰弓矢，夜行，路卑岸高，迤邐一狹路中。時際十月望後，風嚴霜重，粉月在林，忽聞有哭聲甚哀，翹首四望，見直西數十步外一婦。深夜那得有此，得非妖物耶？於是駐馬把弓抽矢，向空施一響頭響箭，聲如喉鶴，直出林表。其哭頓止。又施之，婦人忽起立，高與林齊，舉步來追。朱大驚，策馬而奔，得入一古廟中，棄馬閉門，屏息神座下，潛於破壁窺之。俄爾婦人至，往來尋索。廟外土牆，僅及其腰，披髮白面，怒色怖人。既而見馬，知在廟中，探身攫撲，階石皆碎。朱驚僕昏絕，良久寂然，惟聞廟側啞啞之聲，頃之亦止。不覺憊極而睡，次日辰刻方醒，路上行人漸伙，始大呼救人。眾懷惑入視，驚問所苦，朱以夜間所遇告，聞者靡不縮頸，或以為魃魍，或以為喪門之神，終莫能測。共出視馬，但見皮骨狼藉滿地，鞍轡亦成齏粉。眾以為非常怪異，相禁夜行。朱徒步歸營，病月餘始復。

蘭岩曰：

無制服之能，則貿然觸其怒，幾至粉身碎骨，何其愚哉！言願世之待惡人者，當以此為戒也。

銅人

護軍某，夏日荷鳥槍於城外打生。值大雨，趨避於教場之演武廳。良久雨愈洪，飛電迅雷，繞廳不去。某驚懼，環視廳中，俄見一巨蠍伏樑上，大如琵琶。駭極，因悟雷之不去，必為此物。我盍為阿香助一臂，以分天功？亟取槍下藥與錠，向蠍然之。槍甫發，忽大震一聲，不禁昏僕於地。雖不能轉側，而心殊了了，恍惚有數人入廳，洶洶曰：「誤殛一人，奈何？」一人曰：「速視之，尚可救否。」一人曰：「筋骨皆脫，似不可活。」俄一人近身，以手捫結曰：「無害，可以銅之。」遂有來銅者，返側播弄，移時而後散去。某徐徐自蘇，扶槍強步，殊不覺痛楚。但見遍身骨節，及節皮當聯絡處，有肉銅子，長二寸許，闊五分，大小無少差謬，甚以為異。巨蠍死地上，兇惡可怖，即縛之槍上，荷以歸。至今其家，猶存蠍靶雲。

蘭岩曰：

嘗觀《聊齋志異》，有易首者矣，有做心者矣，與此可稱三奇。彼放蕩形骸者，安得如此肉銅子以銅之哉！

某掌班

黎園掌班某，押班赴蘇州演劇，半月始歸。路經某村，村中某乙夙與有交，便道就之，甚見款洽。乙園亭幽絕，皓然紙糊如雪，夜飲盡歡。乙辭去。諸伶興未闌，結伴擲色，呼叫正嘩，忽殷盆中有血一點，疑是鼻破，群相詢視。既而隨殷而落，腥血淋漓，相顧錯愕，舉目環睇，瞥見當頭頂隔，漬一血痕，大如案，咸大駭，各結舌無言，仰首注目。俄而血跡四浸，隔紙脫落，見一物下垂，諦之，則婦人纖足一雙也，血流被踵。眾驚悸了狂，奪門奔走，自相蹂躪。比人來救，而眾已神癡矣。久之心始定，同述所見，聞者皆懼，乃相於燭火操兵，大索廳上，毫無所見，頂隔跡完好，無少破損，並無血痕。甚以為怪，遂移於別室息焉。次日，白諸主人，乙聞之，色變如灰。某叩之，語極支吾，但厚贈某暨諸伶，囑秘而勿宣。

某至京，心頗耿耿，適乙之表弟某秀才，赴科入都，館於其家。某私以曩日所見質之，秀才故與乙有隙，因盡發其隱，某始破惑。先是，乙挾勢自恣，同村數百家，強半是其佃戶，無有不為其威懾者。村西有程姓農人，其子婦出曠於田，乙見而黷之，以索積逋，勒為針線人。居無何，乙父子遞欲淫污，婦悉不從。一夕，乙長子復誘之空空逼之。婦窘迫，爪傷其面，乙子大怒，縛而褫其衣，淫訖，撻之數百，血肉狼藉，至夜而斃，懸屍於梁，蔽以頂隔，所以滅其跡也。因大興訟，半年未決，會歲凶，程父子流徙，甫殷婦屍，迄今越十年矣，無敢過而問者。某與諸伶所見，意即婦之冤鬼，而所宿之廳，蓋懸屍處也。

屍異

有老人乘車入崇文門者，未及門，暴死於車中。守軍執御夫，鳴諸官。會日暮，因驗不及，置諸鋪中。半夜忽失老人所在。守軍失措，相與計議，或言某處有新厝一棺，未葬，盍乘夜竊取其屍，聊以塞責。眾可之。遂取屍置車中。翌日官來相屍，於髮辮內得一鐵釘，入腦三寸餘，以為車夫謀殺，竟坐死刑。遲數日，老人忽來自首，細述彼日因一時中惡，昏絕車上，既蘇，夜已二更，遂下車步歸，今聞冤及車夫，心實不忍，故來告白。官使車夫辨之，不誣。窮究致屍之由，守軍不能隱，悉以情告。復拘厝棺者，訊之，則一少婦也，初不認屍，嚇以嚴刑，始吐實。蓋釘死者，即其夫也，為與惡少私通，故於夤夜釘殺之，以為斷斷不致敗露，初不意如此發覺，誠為天網不漏矣。乃釋車夫，而坐姦夫淫婦之罪焉，守軍責而賞之。

蘭岩曰：

借此事以雪彼冤，天誠巧也。

紅衣婦人

西十庫在西安門內，例有披甲人值宿其中。某甲與同值十餘人，沽酒夜飲，皆半酣。二更後，甲起解手，至庫旁永巷中，於月光下，隱隱見一紅衣婦人，蹲身牆邊，如小遺狀。甲醉後心動，潛就摟之，婦人回其首，別無眉目口鼻，但見白面模糊，如豆腐然。甲驚仆地上。同人遲其來，往覘之，氣已絕矣，昇至鋪中救之，逾時始蘇，自述所遭如此。

蘭岩曰：

三杯入腹，便爾膽大如天，不顧理法。一駭氣絕，不知酒醒否？

阿稚

溝某村，有兄弟樵蘇於山者，季入山之深，仲求之弗得，歸告其翁。翁驚且怒曰：「不為雁序而作鵲鴝，明知弟幼弱，不加防護，任其獨行，不飽豺虎，必遭顛墜。汝慮我死後，數畝山田，不能獨受，故幸災樂禍，曳曳獨歸耶？」仲無以自明，但涕泣自

誓，而隨父同至山中，遍覓不獲，尋亦置之。

二年餘，因值秋成，翁來往田間，負手觀獲，有獵者過之，左提雉免，右牽一生黑狐，毛光潤如漆可鑿，兩目炯炯，向翁躊躇不前。翁心動，以青蚨二千，贖而欲縱之。獵者曰：「不可。此紺狐也，能為妖。」翁曰：「倘為妖，必報吾德，汝亦有施焉。」卒縱之。其狐奉頭而竄，瞬息不知所逝。翁目送而笑曰：「蠢然如此，伎倆盡矣，能妖之狐，恐不如是。」獵者亦笑而去。

一日，翁有事入都。途中值雪，山路迢躓，頗不易行，蹒跚間，忽一媼自仄徑來，白翁曰：「翁老苦甚矣。如此大雪，日且暮，前去人居正遙，我憐翁老，盍姑就蝸居一息乎？」翁感而許之。媼反步為導，逾一壑，即抵其家。媼剝啄，一婢出應，色殊佳麗，修飾亦極華美，以太太呼媼。媼曰：「客至矣，速備酒飯，且喚三姐來。」婢諾而去。媼延翁入庭，分賓主坐。翁環顧內外，屋宇閎敞，垣墉高峻，陳設珍怪，悉不知名。居然巨室，不類山家。自愧山野不文，頗形蹉跎。俄聞屏後笑語聲，美婢四五人，擁一女郎出，年約十七八，姘容修態，光彩照人，繡衣畫裙，儼似畫中仙子。翁逡巡不知措身。處女一見愕然，色甚驚喜，就媼耳語良久。媼拊掌格格笑，曰：「真大奇事，既屬恩人，可即申謝。」女乃下階展拜，如禮神明。翁將答拜，奈為兩婢所持，欲下一揖而不可得也。拜訖，媼復拜之曰：「天假之緣，得邂逅相遇，大恩大德，非一拜可以稱報，容緩圖之。」翁不解所為，唯曰：「老朽何修，得毋謬誤。」媼曰：「翁年高健忘，不復記憶矣。俟徐言之。」

既而設筵，翁居上，獨據一席，媼與女共一席，居下。酒炙並陳，水陸咸備，翁逐品茫然，但知適口，咀嚼飲啜，細玩其形狀，辨其滋味而已。酒再巡，女親起浣爵，跪進一觴。翁退位座後，連稱不敢，媼曰：「聊以抒忱，幸勿卻也。」翁盡三爵，復請入席。媼詢及裡居姓氏，翁對以某村某氏，媼顧謂女曰：「與汝表妹夫同鄉，且同姓也，毋乃其族之叔伯行乎？」又問尊閭年幾何矣，子女幾人？翁曰：「無女，老妻尚存，年五十有二，長子二十，務農；幼子如在，今年當十七，二年前，入山採藥，不知所往，想已為異物矣。」媼聞之矍然，曰：「噫！二令郎非清瘦長眉，而眉間有針清者乎？」翁矍然曰：「然，誠如尊說，何以知之？」媼向女曰：「怪底說來與阿羅符合，強半合恩人是楂梨。」女曰：「阿羅言時，期期艾艾，且喜啖未熟山桃，娘盍問果有是若否？若然，則誠然矣。」翁聞之，輒潸然曰：「豚兒果有是疾是癖，無可復疑矣。」媼喜曰：「正愁無以報德，今當使父子團聚，何快如之！」亟呼前婢，密語數四。婢欣然去，移時入報曰：「來矣！來矣！」

隨見一鮮衣少年，同一靚妝女子自外而至，媼指翁謂少年曰：「識得否？」少年一見大慟，趨拜膝下。翁以目視媼，媼曰：「恩人勿驚疑，且看二年前所失之令郎，較此奚如？」翁幃燭審神，的是其子，不禁淚涔涔隨聲零落。媼與女從旁慰藉之，始各止悲。女子展拜，翁問為誰，媼曰：「甥女阿難也，久為恩人之子婦矣。昔者令郎樵柴，誤墜岩下，適遇甥女救之，彼時以甥女冉弱未字人，僭為主張，即以令郎入贅，不意即恩人之子，若知之，送歸久矣。今於此會合，洵非偶然，行當使甥女歸事舅姑耳。」翁謝曰：「感大德，畢生之幸，特家貧不堪屈令甥女。再尚有事入京，容徐議之。」媼曰：「恩人無須辭費，甥女既歸公郎，荊釵布裙，分所宜爾。若為人京，亦不過為阿堵物耳。不腆妝奩，雖不豐亦不甚薄，保恩人下半世不復求人。」翁喜愜過望，是夕歡飲而散。季伴翁宿於廳西，翁於枕上細詢由來，語刺刺不能休，至雞鳴方寐。次日，媼令阿難束裝從翁去。

將行之前一日，媼置酒為餞。酒再巡，媼避席謂翁曰：「相處數日，恩人亦知老身為何如人乎？」翁恍然自愧，還自詈曰：「老悖但知舔犢，諸事不顧耶。敢問邦族。」媼曰：「老身姚氏，本秦人。甥女葛氏，同鄉井。老身孀居有年，又無子，只此女，行三，名阿稚，雖荷恩人再生恩，早夕思報未果。今聞家中大郎，亦未婚，願以女蘿附托松柏，莫見棄否？」翁遜謝，曰：「誠援令甥女，已為非分，詎敢復苦令愛。」媼曰：「老身不文，但知言脫於口不可復收。請先歸，少有嫁資，俟粗備，當親送魚軒至宅，無事親迎也。」翁不能卻，即向季索得鏤玉香球一枚，聊以為信。媼親結之阿稚胸前羅帶上，稚垂頸頗形羞澀。

翌日就道，相與囑別，各有泣。門前駕三犢車，翁父子乘一輛，阿難暨二婢乘一輛，其一輛為輜重，輾輾而發。山路崎嶇，望之似不能通軌，而車到處，綽然有餘地，亦不覺軒輕。翁樸實而不知究理者，唯深贊車制之巧，黃犢之健而已。日未晡，車停不進，視之，已至家門矣，尤訝其速。仲出，見之驚，問歸何急，裝何厚，既而見其弟，又載三豔女來，遂結舌不能致語。翁未遑悉述，先令季導婦入見其姑。視卸裝已，止御者宿，厚賞而重犒之。御夫拜賜，即欲辭去。翁以日暮途遠力止之，而車已馳去。翁方頓足，怪其何苦夜行，忽見數十步外，一車為樹根所絆，翻入田間，側不能起。翁急前救之，非復故物，但草人芻牛，並犢車一輛耳。大驚，奔告其子，阿難曰：「矧固有此戲術，時一為之，不足詫異。」亟令季收而貯諸箱中。翁入見老妻，備告得婦之由，並述聘婦之事，妻亦驚喜。鄰里相傳，咸來致賀。凡見阿難者，男則顛倒，女則欣慕。猜疑默擬，議論紛紜。

居無何，阿難謂季曰：「致語阿翁，速辦筵席，矧子送三姐至矣。」季告翁，翁曰：「啞，媳偶作夢，汝奈何附和之。」季慚而退，一食頃，聞門外人聲鼎沸，搗門者若甚眾，翁急出視，媼已降輿，侍女六七人扶阿稚，紅巾覆面，錦衣繡裳，一湧而入。妝奩隨之以進，光彩耀目，填塞草堂。媼一揮，從人車馬一霎盡散，謂翁曰：「親翁勿惶惶。凡有所需，諒甥女已皆預備矣，不必濁吉，今日便佳，即可喚婿來拜堂也。」仲逡巡趨出，參差不復成禮，眾婢皆笑。入房，合巹訖，阿難指使布筵，則豐盛十數席，水陸俱備，不測何時何人所置辦。翁夫婦大駭，乃敘坐而飲。飲次，翁見妝奩堆積，深以所居狹隘，不能容納為憂。媼曰：「無慮，再多數倍，亦能相容也。」因令諸婢往來移運，盈階滿堂之物，悉入洞房，房不加廣，而位置羅列，饒有隙地。翁私歎富貴家，諸事得法，隨地巧設，較我貧拙家多收數斛麥，乍添一甕蔬，則填塞無坐臥處，視此真心思才力，百不逮一也。三朝後，媼辭去，留二婢為媵。將發，翁私囑其妻曰：「親母初見時，謂我與其女有再生恩，故以女嫁二郎，彼時未便研究，汝其密詢之，勿作葫蘆提，致人悶悶。」妻如所教，詢諸媼，媼曰：「人在汝家，徐叩之可知也。」亟升車去。翁又囑仲乘間問阿稚，稚曰：「翁所作事，翁自知之，何問我為？」翁終茫然不悟，第安之而已。二新婦入門後，順事舅姑，調和琴瑟，咸無閒言。且從此衣食豐裕，凡百需用，取諸箝中，無所不給。望見農家，實同朱、頓。村人豔婦之美，羨翁之富，無不耿耿。頗有宵小，夜間潛來為盜，幸二婦覺察，往往戲弄之，而翁殊為厭苦。

偶出田間行食，見前獵者坐村內，方調一犬，翁薄觀之，垂毛綠眼，狀極猛惡。翁噴噴曰：「此其所謂獅子狗乎？」獵者曰：「否，否，此名為□，能咋虎，家畜一頭，無論竊盜，即有崑崙神技者，亦且畏之。予以錢八千，得之於販羊回民者。齊盧秦灑，不是過也。」翁陰念八千錢，易與耳，得此獐犬，何復憂盜賊乎？遂以錢十千，欲買之。獵者曰：「不可，此犬咋人立死。」翁曰：「正欲其能咋死人也。」遂牽歸。甫縱於庭，適二新婦自庭後來，笑語方嘩，忽舉目見犬，息聲失色，瞥然卻走。犬大吠直前，逐而攫之。翁驚呼奔救，稚已被噬斷喉，踣地不動。犬又舍稚追難，咋其踵，仆倒地十餘步。二子亦驚出，偕翁極力撻犬救之，已死。但見二黑狐臥地上，衣服履襪，宛如蟬蛻。二子噉咩大慟。翁錯愕良久，猛悟當日贖狐事，所以雲有再生恩也。且悲且悔，憐其義，議治棺衾，厚葬之。方商酌間，忽自外有哭而入者，蓋媼也。席地抱二屍而哭之，曰：「詎意兒輩，罹此閔凶，學術短淺，安能御此慘暴乎？嗚呼哀哉，大恩不報之說，良有以也！」翁合家亦環繞而哭，聲徹鄰比。媼以手捫屍胸曰：「幸尚可救，歸以藥之，可也。」翁率二子，執挺縛犬，打殺之。媼謝之曰：「親翁是舉，足明素心矣！」尋於腰間，解一白布囊，盛二屍，負之出門，翁等追送之，已遠矣。

蘭岩曰：

圖報舊恩，不惜二女，狐真不可及。

閔預

閔生預，浙西世家子，貌既都美，且善修飾，年二十有一。從其季父青岩入都。青岩入棘闈。閔送場畢。苦寓中岑寂，風聞崇文門外有金魚池，意必幽勝，姑往游之。至則錦鱗深潛於濁水，秋草半萎於荒場，雖有數處蘆棚，揭青簾，賈白酒，而酒徒紛擾，不足留連，索然興盡，徘徊思返。

忽見一人至前，貌雖不揚，而衣冠濟楚，拱揖曰：「今日之遊樂乎？」閔家居時，足跡不出書室，雖千里作客，見人尚多矚

腆，不善周旋。一旦邂逅生人，竟期期艾艾，謙謹而已。其人曰：「聽兄言，其浙人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其人即操浙西土音曰：「然則親不親，故鄉人也。邂逅遇此，正好敘談鄉曲，請借館一屈，可乎？」言次，握臂徑行。生不能固辭，隨之至鬧市一肆肆中，甚精潔。其人呼酒，勸進甚力。閱固量淺，不得已，勉盡數觥，兩目已眩，其人揶揄曰：「兄誠不能飲，蓄有少藥服之，酒力頓解。兄會須強飲一杯。」乃探囊中一小紅丸，浸杯中，促閱飲之。飲訖，則昏然不能復有知識。

既醒，見燭光映射四壁，如粉之白。獨臥紗帳中，身無寸縷，而紅衾繡枕，軟膩溫香，酷類貴家閨闈。大驚而起，遍覓衣履，邈不可得。徬徨榻上癡坐，沉思日間事，強半忘懷，唯記與一人在酒館飲酒，不解何由至此，此又何處，又何必事裸臥，衣履又何必不見，疑惑漸滋，但怖殊甚。側耳四聽，竟雞犬不聞。良久，徐聞嗤嗤笑聲，自遠而近，漸至窗下，覺是婦女音響，愈惶遽。俄聞振管辟扉聲，有二女尼啟簾入，一可二十許，一可十八九，青頭素面，容態雙絕。一含笑躡足剪燭，一置燈幾上，似預知床上有人，恐致驚寤者。第低語雲：「此時莫醒否？」既而曰：「盍往觀乎？」乃同至榻前。閱懼且赧，勿遽不知所措，但引被冒首，屏息不敢少動。二尼啟衾，共相撫摩，閱知不免，因起跪枕畔，叩首求恕。二尼相顧而笑。一尼曰：「書癡膽大如豆，何事縮蓄乃爾？我輩非噬人者，可以無恐。」閱見其溫存，意殊不惡，心稍定。漸悟為人所誘，倒載至此，必難驟脫，姑安之，以伺釁。二尼遂與綢繆，床第之歡，夜以繼日。二尼又引其類二人至，一年約四旬，一三十餘。亦與交結，興猶狂蕩。漸至白晝宣淫，共相裸逐。

私詢前二尼：「此果何地，卿等究屬阿誰？乃能隱匿外人，獨不畏人言乎？」二十許者曰：「君誠慙者，不妨實告。此尼庵也，幽僻深遂，別有洞天。兒景初，師弟景默；年長者，師也，號明心；中年者，叔也，號明悟。君所與飲者，即庵後鬱醫生，素受我等囑托，利我金資，廉訪佳士，詎意得君，誠天緣也。君第安之，此間樂，無復思出。」開始釋然。無何閱求去，尼皆笑而不答，但詠魚玄機「易求無價寶，難得有情郎」之句，用以亂之。閱無如之何。尼每去，必反鎖戶。日兩餐，皆二小尼親送，魚肉皆具，味且精美，不素食也。夜則圍坐暢飲，醉則共榻，狎褻達旦。四尼有輪環，而閱則無止息也，於是不勝其憊，瘠而且嗽，無復舊時丰韻。得在床片刻偃息，即為樂國。

一日方臥，適明心至，見其狀已生厭色，及探手股際，長久不能振作，意愈怏怏。陰與三尼議，閱生狼狽若此，不如殺之，以泯其跡。景初大駭，急止之曰：「師姑少耐，我能調劑之，不久可用，幸勿出此語。」乃亟入室，撫慰慰藉之，戒其珍攝，無致萎頓。自此諸尼，悉不復來，旦夕所需，皆景初慇懃伺奉。閱頗感之，而思家之念，無刻不迫。室中舊奉觀音一龕，朝夕拜禱，求脫陷井。又檢案頭經卷，得觀音咒，誠心持誦之，日以數千遍久之，睡夢成誦。一夜方誦咒，有人呼名，驚視之，見一媼立帳外招之曰：「速下床，我送汝歸。遲則誤乃事矣！」閱驚喜，不暇致詳，披衣跣足而走。媼在前，以手拂戶，門自辟，閱尾而隨之。媼身有白光如月，到處映徹如晝，一路行復道中，兩壁高峻，如城垣，曆數重門，媼至輒開，無有阻礙。卒至一門，媼停步謂閱曰：「即從此出，勿走回頭路。」閱方欲謝，已失媼之所在，始悟為大士化身，救拔苦厄。默誦寶號不絕。踉蹌奔數里，約去庵已遠，仰視星轉月斜，可四更將半，遂躡身一土阜下憩焉。既晨，辨之，則天壇之北垣下也。

計在庵月餘，已際殘秋，在庵不覺，此時病體單衣，縮如卷蠅。不知青岩寄托何所，覓至會館詢之，咸謂失姪復下第，幾番覓死，賴鄉親寬解，今已肄業成均，且設帳於內城某街某衙某旗某哈番家矣。閱乃向鄉人假衣履，如所教蹤跡之，得與叔見。叔且驚且喜且悲，繼之以怒，詰其一向何往，閱伏地涕零，備述其故，叔錯愕久之，因泣曰：「京師之地如海，老於世途者，尚多人人騙局，況嫩少年，得何輒與人飲，自罹網罟？非大士慈悲感應，欲全軀命，得乎？亟保病體，勿使汝父母怨我於四千里之外也！」閱能畫，叔命其繪大士像，供養齋中。主人聞先生得姪，置酒為慶，話及尼事，無不太息。主人為文公子士玉親戚，故士玉與閱交最善，知其事亦獨真。

閱齋曰：

嘗聞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夫唱婦隨之為倫。三代維隆，屏異端於域外；二南攸美，敦雅化於房中。怨女曠夫，仁政最憐失偶；孤鸞寡鳳，詩人致慨離群。頃見佛國雲遙，空門不靖；致使西來大意，日就披靡。東土眾生，自為簧鼓，良堪悼也，豈不悲哉！唯是紺宇琳宮，不少闍黎安享；香台蘭若，恒多魔女群居。任化裁固難緩於沙彌，而開導宜先施諸愚婦。顧念伊剃度，亦有因緣；或多病而誤信星書，父母忍心割捨；或早寡而情傷破鏡，閨門絕意修容；或失琴瑟之調，逞小忿而烏雲輒剪；或抱琵琶之恨，恐中棄而白髮靡依。於是禮金粟以向空門，本圖懺悔；擁蒲團而課靜室，漸覺孤清。暮鼓晨鐘，翻出淒涼之響；春花秋月，暗生活潑之機。繼而借托鉢以延門，每致桑間之約；假安禪而閉戶，頻來月下之敲。阿鼻之罪孽難消，沒齒而聲名盡墮。爰為善計，莫如返本還原；代作良圖，須是改頭換面。壯者亟當擇偶，幼者速使歸宗。縱或繞樹無棲，自有縫裳之摻手；即使折心不轉，何妨繡佛以明心。與其暗脫袈裟，瀆汗三寶；曷若明搖環珮，講究三從。學簪花而舍拈花，何為不可；倩貝葉以充紅葉，何便如之。明鏡總非台，幸有溫嶠玉鏡；赤繩堪繫足，無須彌勒金繩。苦海翻身，昏波臻岸，是則宿願恰成心願，無情化作有情。甘露潤菩提，始信因緣結果；春風吹柀樹，欣看連理成枝。豈非正風俗之一端乎？是順人情之大道也！

蘭岸曰：

淫尼陷人，令人可恨。乃生以貪杯幾死，可不慎歟？

章穰

鎮香章秘，世居水磨廳。少好勇，十七八歲時，獨負弩入北山，獵取雉兔。日暮不得歸，露宿懸崖下，酣寢。至夜半，覺有物掠其頤頤間，亟啟目，就月光覷之，人也。急起捉其臂，則一美女子，側臥草露間，宛轉嬌啼，若不勝其臂之痛者。章憐而釋之。女起坐地上，徐徐理裳，冶容絕代。問深夜何得至此，答曰：「兒家去此裡許，偶步月岩下，見郎熟寐，童心未改，聊爾相戲，不虞郎鹵莽乃爾。」章曰：「然則胡為掠我頤也？」女含羞，伏首不能置對。章目眩神奪，遽前擁之，女極力撐拒。方撓攘間，驀一婢出山徑之蹊間，忿息而至，訝且叱曰：「何處小郎，強來拉人鬪秀耶？」章曰：「彼自來就我，豈我唐突西施！」婢噉曰：「強人，強人，復具佞口，不足與校情理，小娘但歸休！」乃掖女子，循蹊徑去。

章少年不檢，施從女子之所之，越嶙剛，逾澗壑，約五六里，於松林內，得瓦屋數椽，繞以沙竹籬。二女人，章亦尾之入，婢回首睨之而哂曰：「此小郎亦太顏甲，夤夜入人家，欲何為耶？」女掩口微笑曰：「想非奸即盜耳。」聲清銳如春鶯。章揖之曰：「小人開罪小娘，故踵門請荊，敢雲奸盜乎？」婢曰：「小郎能屬對乎？」章曰：「即使能屬對矣，將若何？」婢曰：「兒家小娘子，葳蕤之質，年十六，孤處無依，欲求人家蘭玉而伉儷之，未肯輕易。嘗誓有人能屬之者……」章以不識一丁字，第不欲遽示空疏，乃給之曰：「姑言何對，倘能屬未可知也。」婢請於女，女書之於箋，婢持向章且讀曰：「織女星辰永相睽，且一年兩會，」蓋是年值閏七月也。章不解所云，輾轉間，面熱如火，婢背女小語教章曰：「郎第雲：黎花月午嘗獨坐，每半夜三更。」章再三期之，猶訛兩字，婢掩袂忍笑，女哂曰：「此必婢子教壞矣。」婢曰：「小郎口吃，且非章句士，小娘無復拘執矣。」女遂納章與共寢室，好合無間。女贈章金釧一枚，章答以玉玦拾，女係諸裙帶間。女極慧，特饕餮殊甚，每食禽獸之肉，腹筭兼人，雖至厭飽，猶耽耽於餘。章嬖之，不以為怪。日出獵，取以媚之。

女與婢間日一出，歸必暮夜，章詰其所往，女曰：「有寡嫂居大黃山，故時往探候。」章驚曰：「大黃山，狼藪也，卿奈何數往來，且必夜歸也？」女不答，往返如故。章深以為憂，請偕行，女堅拒不可。章思狼之為物，性雖狡猾，然無饑飽，遇物則啖。腰纏中，所蓄木繫子頗饒，默以毒黃羊肉，置山徑間，自北山至大黃，凡十餘處，蓋欲殺狼以衛女也。是日，女與婢復出，通宵不返，章憂疑，坐以待旦，至曉弗歸，章懼，負弩往探之，見二狼死草間，毒肉尚有餘者。章以狼為中毒死矣，拖狼入林中，而林中有女衣二襲，識為女及婢所服者。大驚，檢衣視之，忽一物落石上，拍拍有聲，諦視，則定情時，贈女之玉玦拾也。駭甚，拾之以歸，至則瓦屋竹籬，化為烏有，唯土窟亂柴，繞以流水荒山而已。章徘徊延佇，盡夜支頤，終無消息，糧盡絕，章號咷而返，不復再娶。予在金城時，章已為千總，年甫二十四，每詢及女子之事，章悲感之色，猶可掬也。

閒齋曰：

五涼之地多狼，金城（今永昌縣）猶甚。其噬羊用獨，噬牛馬用眾，噬人用奇。亦捕禽鳥，伺禽鳴集草間，銜飛蓬一叢，蜥蜴行，逼而捕之。遇獵者，或帶馬羈，以御弓矢。是不特用獨、用眾、用奇，且又用術。然貪得無厭，往往為人所斃。夫能用獨、用眾、用奇、用術，可謂智而巧矣，而卒不免者，貪也。智而貪，此其所以敗也。

蘭岩曰：

惡獸如狼，而能屬對，妙麗宛好。乃章居然人也，而目不識丁，貽婢子笑，深可羞恥。竊願世之稍欲有為者，慎勿視詩書為物外物，日事嬉游，一旦讓狼子而已不能也。

麻林

天津林茂子，家人劉忠密友也，以面麻，故麻林稱也。與其友通州宋姓者，皆從浙江某監司為常隨，相交極密，寢食必俱。及監司罷官，二人流落江淮間，無計還家。未幾，宋病痢死，無所歸。林傾囊倒橐，殯葬如禮，思之弗諼。

值令節，欲往一奠，苦乏資，未能也。一夜忽夢宋謂曰：「相好多年，忍餒我之鬼乎？」林許其必祭，宋鄭重而去。越宿，復夢見之，責以爽信，林以乏錢對。宋曰：「二三緡之數，難辦如此哉？胡不向南關金四貸之？」南關金四，郡之富人也。明日，林果往假之，不可得，中心頗悶。是夕，宋又見夢曰：「清明近矣，獨不能破慳為故人送一陌錢耶？」林歎曰：「惜同在浙時，盈千累萬之資，咄嗟可辦。不意今日之窘，異乎尋常。兄姑待之，縱此節不能，中元必有以倍之矣。」宋坐榻上啜泣曰：「掩骼幾日，遽爾薄情。生死之交，不應如是。」林不堪其聒，捉臂而起，欲與盡言。宋大驚求退，林不放，宋擺脫甚力，林覺其異，急取被冒其首而裹之。夢已醒，聞被中嗚嗚然，猶有哀懇聲，林驚惶極力捺之，漸覺縮小，而聲嘶且左。良久，不動，啟被審視，無復為宋，但見一豚，侷促榻上，遺矢穢甚，重二十餘斤。林通身汗流，逾時始定。睇豚笑曰：「吾有以處之矣。次日，將豚入市，貨錢二千，盡置酒盒香楮，往祭宋墓。大慟而歸。」

蘭岩曰：

狐假虎威，荼毒百姓，常隨無良，往往如此。流落異鄉，死而魂餒，良可悲也！乃卒化為一豚，雖林貨而祭之，而其人已畜也，可見矣。

怪風

涼州大靖營所汛有松山者，在沙漠中，古戰場也。先大父鎮五涼時，游擊將軍塔思哈，因公過其處，以兵三十五騎從，至則日已西。白草黃雲一望無際。忽見一山，高約數千仞，色蒼紫，中有火星，萬點如瑩，蔽日而來，有聲若千雷萬霆。眾皆失色，馬亦驚嘶。塔驚疑，謂此必山移矣。俄而漸近，不及迴避，乃同下馬，據地閉目，互相抱持，自分齏粉。頃之大震，天地如黑，人人滾跌，不由自主，馬踏人顛，逾時始定。次第甦醒，彼此懼呼，幸不失一人，但皆脫帽露頂，滿面血流，石子嵌入面皮，深者半寸，扶之乃出。大者如豆，小者如椒。驚定知痛，超乘即馳，回望高山，已在數十百里之外矣。

日暮抵大靖營，參戎馬成龍見之愕然。塔述所遇，馬乃大笑曰：「苟山移，公等無噍類矣。據雲所遇，蓋旋風也，入秋則有之，至冬尤甚。今隆冬無足怪，所可慮者，公與彼三十餘人，從此胥成麻皮，年貌冊又須另造矣。」塔因歎沉浮宦海中，歷有年所，衝鋒破敵，幾歷危途，今年年五十矣，從未嘗見瘴癘，不特未見，亦未之聞。今塔面多疤痕。在額角左頰者尤巨，即石子所嵌處也。

蘭岩曰：

非宦途不能遭此險苦，亦不能及此怪異。

張老

嘴宜君有千總張老嘴者，以嘴大而得名也。從一同僚家夜飲，二更後，提燈如廁，見一人裸臥角門下，面闊尺餘，吻角入鬢，睡思正濃，張力蹴之，化為黑雄雞，繞砌而走，格格而鳴，張捉得烹以佐酒。

蘭岩曰：怪化為雞，已奇矣。而張竟烹而食之，更奇。張真口腹人哉！倘食之而有不測，奈何？恩茂先曰：有人早起，見床上有凝血一方，約六七斤。問諸家人，皆不知所自，其人乃碎切，炒而食之，味如豬血雲。

大眼睛

宗室雙豐將軍，夜坐讀書。忽見一物，類蝙蝠，直撲燈來，急以手格之，拍然墜地。化一大眼睛，闊數寸，黑白極分明，繞地旋轉不息，久之方滅。

柏林寺僧

柏林寺某僧，積聚數十年，蓄白金十兩，熔成錠，盛以荷囊，什襲胸前。一日，忽失之，遍覓不可復得，冥想亦不記憶失於何所。日久成疾，頽然不起。舉寺悉知其以失金所致，罔不悼惜。寺中園坑深且闊，積穢滿，例僱人淨之。適淨人出糞，得一蝦蟆，大如升，緊抱一物，不少放鬆。力劈之，見一荷囊，內貯金一錠，約十兩，眾僧莫知所自。且時際隆冬，蝦蟆何以獨生。猜疑間，忽憶某僧失金事，持以示之，僧乃蹶然而興。蝦蟆倏不見，識者謂是僧精神之所凝結而化成也。

恩茂先曰：苟於道如此專一，何佛菩薩不可到得？惜僧如此精神，用之於十兩金也！

薛奇

薛奇，山左滕縣人。以侍衛授陝西宜君營參將，常把一鐵鋼，重三十斤。宜君固多虎，薛往往生殺之，居二年，前後殺虎九十九。欲盡一百，用其骨煎百虎膏。一日，報有虎，奇踴躍而往，果有虎，大倍如常，黃質白章，從者驚以為異，諫止，不聽，棄馬掉鋼而前。虎不動，叱之，徐步而北。奇追之，擊之者三，虎大吼反撲。僕奇於地而坐之。從者料其必死，共燃火槍擊之，虎捨去，而奇固居然無恙也。遂誓不復殺虎，而虎患自此頓息。或言奇有奇質，每夜寢，眼不閉而有光，酷類虎也。

蘭岩曰：

勇往直前，改過不吝，奇真異人也！

塔校

護軍校塔某，歸自印房，夜過分司廳，見月影中有黑物一段，長七八尺，闊三四尺，倏縮，有聲啾啾然，猶數十雞雛。塔就觀之，則飛去不能審諦，乃以石擊之，紛然四散，盡作小旋風，狀濃黑色，羊角而起，至人家屋簷下，遂不復見。

呂琪

呂司馬季弟琪，從司馬官嶺南。署東有小院，頗幽靜。書舍前一小軒，繞以迴廊，舊有石欄古井在軒右，未嘗取汲，用作點綴而已。井畔二老桂，大皆合抱。值夏夜，月光甚皎，琪納涼軒下，聞井中有井井之聲不絕。呂琪憑欄而窺，見井中水白如銀，中有紅丸，大如彈子，約數十百點，光明如火，向上競相跳躍，漸躍漸高，去欄僅尺餘。琪驚走叩門，白諸司馬，司馬倒履往觀，亦大駭。次日懸重賞，得勇夫鎗下，探之無他異，只摸得隔年桂子數十枚，鮮赤如新。琪即戲以井水服之，日七枚，七日而盡，適四十九枚。琪後至九十九歲，終身無疾病。平原董曲江太史見之，問而志之，故能鑿鑿言之。

蘭岩曰：

琪殆有仙緣耶？不然，那得此桂子延年也！至適符七七之數，則更奇。

高參領

鑲白旗漢軍高參領，以拳勇聞，同時林某，福建人，為香山教習，亦負盛名。高訪之，相與交談，言多不合，氣復不相下。眾欲觀二人優劣，咸慫恿之，「曷決於一試乎？」高乃攘臂立庭中，林亦忿忿，相搏者久之。眾慮有一傷，復從旁解釋曰：「二公皆

妙手也，吾輩已深敬服矣。請暫息。」二人乃止。

林閉口不發一言，掉臂下山去，眾目送之，曰：「教師怒極矣。」高獨笑而不答。林行至山半少住，俄而蹲身於地，不測所作，良久復行。眾疑之，好事者跡而觀之，但見鮮血一掬，血中累累然，不辨何物，於其地撥視，則牙齒八九枚，始悟交手時，林齒已中高拳，故高之無言，林之閉口，各已默喻之矣。自是高之名愈震，後十餘年，高為江寧協領，適張家口市馬數十匹至，將軍坐箭亭閱之。馬一湧入柵，勢不可止，高不及迴避，為馬頭所觸，正中口齒，落十數枚。或曰馬即林之後身，說亦近理。

閒齋曰：

生以拳勇知名，乃死後猶作馬以報，好名之累，亦綦重哉！

某諸生

吳門諸生某，醉歸自某訓導家，漏已二下，獨籠燭行僻巷中，相去一矢地外，有紅衣女子行其前，約略甚美，心儀之：「盍追及一睹華容？」比追及，果豔絕，試以游語而不慍，因詰曰：「深夜畏畏，將奚之乎？」答曰：「家在許舉子橋。」生曰：「巧極矣，與予同出一途，可偕行相伴。」於是且行且謔。既至，女顧謂曰：「姑留兒家一宿。可乎？」生喜非望，應曰：「實生平之至願。」俄而入門，有小樓二間，女緣梯而登，生隨登，女曰：「請少坐，兒入取茗。」女入。生瞥見一少年郎倚窗觀書，心殊志志，頻睨之。驀覺其顏色慘變，自於頂上取下其首置案頭。生駭極，大叫而踣。對戶有業腐者，早起淋漿，聞聲出救，見有人在橋下水中，拯之，逾刻始蘇。詰得顛末，生曰：「但已登樓，何知反入於坎乎？」眾咸詫異，業腐人始述近日有淫婦姦夫，為本夫殺死於此，君所遇，想即其鬼之為厲耳。第二人已死，何由尚得聚首，甚不可解也。

蘭岩曰：

姦夫淫婦，遭慘死而為厲，何以倚窗觀書？天下事多不可解。

潘爛頭

潘爛頭，不知何許人，為道士於京江，有異術。少時不自檢，登囿，遽以符咒拘一冥官至。問何事，潘戲曰：「速把草紙來。」官大怒，以筆點額，跌落囿中，占處遂潰為瘡，終身不癒。因以治病，有患癰疽者，即以其瘡之膿血少許塗之，無不瘥。人知其姓而不知其名也，咸以潘爛頭稱之爾。

所居古觀在城外，門前跨一石橋，流水環繞之。遊人喜其幽靜往往歌足其上。會江西張真人入觀，將渡江，或謂潘曰：「汝素以術自炫，今天師至矣，敢與之較仇乎？」潘笑曰：「天師何能為？吾不令其渡江，彼將奈何？」或曰：「勿大言，汝焉能使之不渡？」潘曰：「可面試也。」乃注水於盆，取竹篾編小舟，如掌大，係以線而引之，至東復西，往來不已。時張之舟已掛帆，乘風破浪而渡，甫能近岸，則為逆風所薄，仍還故處。如是十餘次，竟不得渡。有司迎候久，咸以為怪。或有知潘所為者，密白太守，太守大驚，親往止潘，張乃渡。既而知其故，張深銜之。命駕過訪，適潘他出，其徒拜迎。張環視觀前，指石橋謂其徒曰：「此橋大礙風水，盍毀之？」其徒曰：「未奉官，勿敢專也。」張曰：「無傷也，吾為爾召役。」亟命鳩工毀橋，未及半，得一白鶴，羽毛未充，引頸長鳴，見人驚舉，飛不逾丈，墜於水湄，視之，斃矣。張乃去。潘自此得病，半月乃亡。

閒齋曰：

炫術而失卻一神仙，深堪痛恨矣。乃張以小怨，則下此毒手，亦豈真人作用哉？世之小有才而遊戲無忌者，均應以潘爛頭為鑒矣！

蘭岩曰：

予素聞此事，觀此乃得其詳。人每為潘惜，予獨不然。當其拘冥官時，已未免慢神矣。借其瘡血以愈人病，天固留作醫人用耳。果有神仙之因，張亦焉能破其機哉？毀橋掘鶴，亦天數也，夫何足惜！

癩犬

粵西某村，居民數千家，俗尚蓄犬以為食。值夏日酷暑，其犬盡癩，人被傷而死者，日以百數。有術士來禳之，犬咸聚其前，人立嗥吠，若有所述。術士喃喃似有解慰之說，犬悉俯首，淚下如雨。術士咬破其指，以血噴之，其犬四散，不知所之。

蘭岩曰：

枉殺之冤，癩而為厲犬，已得一報其怨。彼遭荼毒而不能伸其冤者，多矣，亦有幸有不幸耳。

嵩療篙

嵩梁篙，以身修長而得名也，官某部筆貼式。其親戚有苦狐祟者，嵩偶至其家，適有飛石破窗，舉室色變。嵩問得其故，怒摘其帽擲炕頭，指帽上金頂，大言曰：「何物妖狐，敢放肆乃爾，豈不識此為何物也？此雖金頂，非雲小可，乃朝廷制度也。汝誠能侮人，曷不去擾亂我家，庶幾強項而欺人孤兒寡婦？唯孤兒寡婦之是欺，則我老嵩之所以震怒也！」狐果為其所懾，寂不敢逞，其家喜悅敬服，以酒酬謝。嵩愈大聲疾呼，誇其帽頂，辱罵萬端。

方飲啖間，忽家之老平頭，忿息哆口來告曰：「爺尚在此飲酒耶？家中不知何故，門窗器物，盡為飛磚打碎，老太太驚嚇欲死。爺不早回，乃尚在此飲酒耶？」嵩初猶不信，既而家人裹瘡告急而至者，踵相接也。嵩始惶惶，不知所措。二奴掖之急走，遺帽頂於炕，其家追還之，嵩曰：「斯亦不必，姑留鎮汝家狐怪。」

蘭岩曰：

方正不阿，雖布衣而神鬼欽焉。以區區銅臭物，大言恫嚇，狐豈與汝較量品秩耶？

獼貍

涼州多獼，吐魯番醃而貨之，百錢一頭。味似南方果子狸，而肥大過之。武生折蘭者，膚施人。虬髯質實，食兼數人，而尤喜啖獼。雍正間，從軍出塞，徑山丹道上，見獼十數頭，皆人立，連臂而趨。折下馬逐之，獼翻身返面，向折長跪，聲啾啾可辨，同聲曰：「饒命！饒命！」折與同行四人共聞之，大以為異，遂捨去。是夜，露宿於野，聞帳外有簌簌聲，出視，見群獼各挾草葉，裹沙裹，置榻畔而去，收之得二斗餘。折置不復食獼。後有人勸之，折曰：「吾曾受獼賄，可復食同類乎？」

閒齋曰：

予在五涼，頗亦食獼。獼食草根，冬蟄，啟蟄後兩腋有毒，不可食。人手人足，肝十二葉，閏益一葉。一窟而有前後戶，猶二窟也。然而煙燻之，犬逐之，無能免者。嗚呼！魏武疑塚七十二，真塚猶被掘也，二三窟何足恃哉！

蘭岩曰：

獼特以沙裹報恩耳，乃折名之曰賄，豈此風信乃豚魚耶？

烽子

予在鄞江，聞把總呂正陽，述其守上杭時，所轄某汛，山郵也，居民數十家，零星散處，地殊荒僻。忽萌妖異，露宿者往往失去小兒，或腦破漿空而死，遂各相警備。雖夏夜酷暑，亦必局鍵戶牖，甚有藏小兒於箱篋中者。患此近一年矣。會新募烽子某乙，以火槍荷弓矢行李，自上杭之汛。未至數里，日已暮，天大雷雨以風，乙不能進，止一神祠下。祠東悉荒墓，旁一大枯樹，霹靂環繞，不暫銘去。乙覺樹頭有物，借電光諦辨之，見一婦人，紅衣白面，披髮跣足，兩眼赤大如燈，蹲身仰首，手持白絹一幅，長五六尺。雷聲甫下，即以絹拂之，雷復騰起，如是者數次。乙大駭，陰念何物婦人，敢與雷敵。細觀其狀，非人，必屍變也，予盍為弗少助一臂乎？乃取火槍火藥下鉛子，向婦人發之。甫中而顛，雷隨下擊之。雨漸止，乙即於神祠中宿焉。明旦往視婦人，已洞首死矣，面手皆生白毛，長寸許。至汛，白於眾，共往驗之，無不驚詫。聚薪燒之，以滅其形。自此一鄉寧謐，無復小兒失腦之患雲。

蘭岩曰：

有屍而變為旱魃者，未曾取小兒腦，豈敢與雷鬥，斯愈奇矣。乙助成功，亦天使然耳。

陳景之

宛平陳景之作楚游，道經河南，宿旅邸。二更後，有役卒領七囚入門，主人曰：「客已滿，無宿處矣。」役不應，徑趨囚向後去，主要晒曰：「奈何恃勢如此！後無一間屋也，無徒勞往返也。」陳亦倚戶笑之。良久不出，主人疑曰：「何遂不出，豈其露宿於糞草間耶？」亟往觀之，寂無一人。大駭，走告，眾人秉燭共往，遍索不獲。圈中豕豬適生豚，數之，正七頭，咸為歎異。視之，豚亦無異常變，俱各白四蹄而已。

蘭岩曰：

輪迴之說，釋家鑿鑿言，餘未深信焉。嗟呼！一遭孽障，頓失人身，喪盡天良，遽成畜類。天下之人而畜者，豈少也哉！奚必托生豚豬，而第津津因果乎？

陳守備

四川陳守備，戍烏斯藏，三年受代歸。得一鏡，大如茶甌，置暗室，寒光四射，朗朗如秋月。寶之，提督岳鍾琪，聞而索之，不與，欲坑之。陳憂憤成疾，目雙瞽，鏡為其媼盜去，不知所終。

蘭岩曰：

小人無罪，懷璧其罪。古之以寶物召禍者，可勝計哉？

青衣女鬼

姑蘇顏勿三圖憐，言其鄉有管姓少年，因鄰家少婦佳麗，百計思覷。一日，復於牆頭窺視，見婦方絡絲簷下，顰眉淚睫，顏色悲慘，其姑喃喃數之於房中。管乃憐婦而恨其姑。忽一青衣婦人，自角門出，笑容可掬，徑入佛堂，問佛而拜，直起直跌，形如僵屍。管大驚，知其非人，益注目伺之。婦人拜佛已，即回身至簷下，向少婦以兩手作圈示之，更以手頻頻指廁。少婦停絡呆視，若有所思，既而涕泣如雨，旋起身如廁。短垣僅及肩，管於高處覷之，頗為了了。婦入廁，輒解足纏，係橫木上，青衣婦復左右之，意得甚。管知其覓死，不覺大呼救人，逾垣而過，鄰人聞之，驚走來詢。管導眾人入廁，視婦已投環矣，爭相解救，須臾復甦，青衣婦人已失所在。姑亦驚怔，不復絮聒。已而其夫婦，眾白其故，其夫驚謝，感傷交至。問管兄從何處得悉怪異，管給曰：「偶乘屋拔草，得見其狀耳。」眾歎曰：「人命關天，尊夫人數不合休，適值管君有拔草之舉，想亦神佛之所役也。」其父贈酬之，管不受而歸。從此淫心頓息，不復更作壁上觀矣。

蘭岩曰：

數不合死，藉此得救。管能頓改前惡，尚為可取。

汪越

滇南汪太學琦，矢志入都，以酬孤矢之志。行至河南，卒於滎浦道中。歷三年，家人莫知消息。其子越，甫五六歲，性極孝，及稍長，日思其父，欲北上蹤跡之。其母以其幼，弗之許。迨年十七，白母欲往，母料夫必死，而遭骨不還，日夜啜泣。見越意不可回，不得已，摒擋數十金，涕泣而囑之曰：「兒以衝年客萬里，母肝腸寸斷矣！凡百為母自愛，倘得見汝父，可急同歸，免倚閭人淚眼望穿也。」越痛哭受教，一姊一弟，年相亞，夙敦友愛，亦各涕泗滂沱，恨不與俱。鄰里共勸，然後分手。

越北上，亦病於滎浦辰龍關之逆旅。力疾入市取藥，遇一老人，瘦而髯，相之曰：「孺子氣色灰敗，不久應死。苟從我指示，不特免罹禍患，且有喜慶。」越固穎慧，聞老人言，知其異，拜求之。老人曰：「先問子何至此？」越告以故，並詳姓名。老人歎曰：「天緣也。子尊人十年前，亦卒於此，唯我知之。」越聞父已死，大哭失聲，仆地不能起。老人曰：「父死未葬，何以哭為？汝父死日，邑令以棺厝山椒土地祠中，可速往，與廟主謀，措資買一席地葬之。蓋死者以入土為安也。葬父已，無忘老夫言，會須向山西五里外，見叢樹中有茅屋掛韋箔者，老夫當候汝於彼，必將有以教汝矣！」言訖，蹣跚自去。

越此時驚惶忘病，茫茫然訪於樵蘇，果於土地祠中，得父柩，有朱書題曰：「雲南監生汪君琦之柩。」越大慟，昏絕久之。始定，因謀於廟主。廟主欺其幼，利其資，多方魚肉之。越傾囊籌辦，盡售襪被衣履，甫得地方丈以葬，折蘆伐竹，為棚墓側以居焉。久之，大困，忽憶老人言，且夫申謝，亟往訪之。

乃如所指，向山西行七八里，果見叢樹中有茅屋樓椽，門懸韋箔，繞以笆籬。方將剝啄，而老人已扶筇出，見越被服濫褸，歎曰：「孺子一寒如此哉？」越泣拜曰：「幼子流落，舉眼無親，伏惟老丈，憐我棘人！父骨得葬，悉出厚德。」老人掖之起，曰：「孺子能孝，道器也。苟聽我教，不憂無好處。第恐念不堅耳。」越陰念進退方失據，不如姑從之，負骨將母事，異日再圖，乃再拜告曰：「父死母老，身作斷蓬，死且抱恨，又何念之不堅？」老人頷之，曰：「子語及此，可以與謀矣。」攜之入室，食而衣之。先賀而後甲焉。越愕然曰：「老丈何為慶甲相隨之速？」老人曰：「賀子者，賀今日有緣遇我。第相子之面，因以測子之心，究竟管鑰不固，欲以相識，終慮不勝，是以復吊耳。」越泣曰：「丈人亦何輕量之甚！姑請試之，果其不勝，願甘驅逐。」老人拊掌曰：「試之不勝，身命不保，欲求驅逐，得乎？子尚三思，勿貽後悔！」越曰：「志堅如石，無所思矣。」老人點首。言次，日已暝，老人攜越繞出屋後，入一土穴中，黝然如膝。正中設一薄團，使越趺跏其上，曰：「古與今，如一丘之貉，惟大人為能不朽。務耕而不耨，雜草其宅之。及秋而不獲，惟禽其餉之。雞之斷尾，自憚其穢也，子志此而參之。」翌日當來視之。」越頓首受教。老人去，越沉心息慮，學坐枯禪。約食頃，漸入淨境，又久之，覺畏畏行曠野中，見一人迎面來，服素絲，裹赤幘，面瘦狹，而兩眼大如燈，繞頰赤髯如虬，控駿馬如雪之白。見越，執禮甚恭敬，屏立道左致詞曰：「仁聖帝使迎郎到任。」越訝曰：「到何任？」曰：「即已授職，為本地城隍矣。」越曰：「老母在堂，未能終養，此事斷不能從命。」曰：「郎已列仙班，可亟往蓬瀛方丈，享無疆之樂。」越凄然曰：「老父客死他鄉，老母情牽故里，神仙何樂而為之？」其人笑曰：「郎純孝人也，念念不忘二親，小人寧敢復催？小人實郎家之斯養卒也，承主人命，祇候郎，幸急行勿緩！」越驚曰：「素昧平生，何云廝養？君必誤矣。」其人曰：「不誤，可即行，主人即欲見郎，故遣代步來迎耳。」越猶猶豫，其人不耐，直前掖之上馬，連鞭之，馬長嘶而馳，輕迅剽速，瞬息至一處，馬一躍而逝，與人皆不見。

越墜落草中，心目眩瞶，而惡獸蝮蛇，綦綦來往，殊深畏怖，陰念「生逢百罹，死且不避，危險安足辭。特父屍未歸，母老未養，姊未嫁，弟未婚，一旦死此，何天之不仁也！方痛心間，異物紛紛散去。忽有多人，自西南來者，簇擁一車駕駟馬，孔蓋翠旂，氣象喧赫。越匍匐陰樹側，伺之良久，車漸近。車制寬廣如一間屋，中坐四五人。內一婦人忽作驚訝聲曰：「路側小郎，莫是汪越否？」越驟聆之，瞿然而興，審諦車中，大驚，蓋即其母與姊弟，並老乳母也。此時無暇致祥，伏車下號泣不已，母亦停驂而泣曰：「果吾越兒也！兒其勿悲，今邂逅得團圓矣。汝父在世，忠直信義，不修城府，今受帝命為辰龍關土地之神，使人取我暨爾姊兩弟，往享禋祀，不意遇爾於此。視汝頭如蓬葆，辛苦至矣。可便升車往見汝父。」越大喜，執綬而升，與姊弟把握，語刺刺不休，因問老乳媪亦來乎？母曰：「家中只此媪，以其能甘貧，至死無二心，故得偕來。」媪歎曰：「耄矣，何能為，主庖失飪，補綴遺針，日前所為，旋踵則忘，前者為小姑拆洗白綾衫，乃失手誤浸粥盆中，惹小姑笑得打嚏，郎尚憶在家時乎？無巨細，何事不能辦？即如操量執概，切菜殺雞，諸本分賤役，亦孺人代為分任。至今猶不捨，攜以昇天。昔者首途，見勾牒上大書『義媪』而不名，實不自解，何修而造福至此。」小姑笑曰：「一心純厯，當獲此報，迨抵任後一切倉廚出納，恣汝掎克，誰復敢與汝較一語？」媪咋舌曰：「果有此，犬彘且不食其餘，那復有今日。」言次，有飛騎至，報曰：「至矣。」

俄入一山，來迎者接踵。有黃髮鮐背老人者，有服褊韃若將軍者，有貝帶冠虎而人者，有夜叉形而操蛇者，紛紛道左，不可殫形。母子初甚懼怯，而漸亦安之。既而至一府第前，閩人十數輩，爭相叩拜。母子甫降輦，即聞呵殿聲，隨聞弦管嗷曹，女子數

行，皆宮裝夾道而立。一人自內出，冠綸巾，披鶴氅，越視之，即其所遇瘦而髯之老人也。懷惑問，其母已與老人相持而泣，姊泣謂越曰：「弟弗識耶？此即父也。」越哭拜，父撫之曰：「兒能孝，雖魂夢中神仙亦不願為，唯念二親，故父得靈顯示現，以慰汝心。汝孝思已盡，可以歸矣。汝母及汝姊弟，以陽數終，同歸疫劫。惟汝前程尚遠，此處不可久羈。俟四十年後，自當迎汝至此聚首也。」越聞之，牽衣弗釋，母撫其背曰：「四十年別耳，兒勿自創。」姊弟亦從旁勸勉，越終不捨去。父怒叱之曰：「忤逆子！不速去，斧鑕立加矣！」嗾左右曳之出。越以手攀闔，仰首顧母而哭曰：「兒辛苦萬端，始得依依膝下，更復奚之！」父突前以靴尖踢之，越大慟，蹶然而興，恍如夢覺，則身故在土窟中藉茅坐也。汗出如漿。久之，神始定。逡巡出穴，茅屋化為烏有，但見晨光布野。

徘徊逾時，心傷如割。信步行數里路，見一土地祠，擬入祠謀一餐，人則人聚如蟻，神前牲醴錯陳，史巫紛若。越不測何事，覓廟主將詢之，入其室，堂中坐立多人，廟主已死，僵臥床上，臭且。越驚而走出，忽一巫見而抱持之，棄鼓投地，崩角稽首，大言曰：「公子自至耶？」呼眾至，告曰：「此即新任神聖之長公子也，尋親至此，純孝動天。」眾乃環拜。越詰其故，巫曰：「前日半夜間，此廟廟主夢雲南汪太學，升作此廟土地，廟主擁簞迎。神怒其多方詐公子資財，無仁心，杖遣之。醒而臀肉青腫，逢人則自暴其惡，臥三日竟死。村人感神之靈，釀金為賽，囑史巫通辭，願四時拏饗，公舉不懈。神降言『公子名越，年十七，極孝，方與神會，不日即回生，現在山之西土窟中臥。』群議公遊，詎意獨行至此。」越聞之，不勝駭愕，眾因相競奉越，浴以香湯，衣而食之者，駢肩累跡。關尹知之，恐其惑眾，迎入署敬禮之，勸其歸滇。越亦思母，遂夤夜避眾出關。

行月餘抵家，則見宅舍傾圮，葵蕪麥，荒廢愴心，麋曠鹿場，淒涼滿目。驚語鄰里，始知母與姊弟及老乳媪果皆於兩月前病疫死矣。四柩悉為司有瘞瘞葬處。越一慟幾絕，鄰人哀之，共相慰藉。越乃罄其資產，扶四柩復至激浦，與其父合葬焉。敘浦人敬越如神明，群襄窶窶之事，又為植樹，頃刻成林，即墓側結廬，奉越居之。邑富人某以二女妻越，遂錄籍於激浦，力田不仕，生三子，皆業儒，越享素封四十餘年。一夕，見其弟，將父母命來迎，乃處置家事，無疾而終，人皆歎為純孝之報雲。

蘭岩曰：

純孝性成，不避險阻，其獲厚報也，固宜。

### 春秋樓

某巨公，失其姓名裡居，為人剛正不阿。未達時，客游塞上，入歸化城某將軍幕府，相得甚歡。每論史，至古忠臣烈士，則慷慨激昂。同人竊聽，莫不掩口胡盧，笑其迂絕。惟將軍敬重不衰，凡百請益。會陀羅海營中，建關聖廟工竣，求將軍作碑記，將軍曰：「我滿洲之不讀書者也，君其為我捉刀。」公曰：「關聖威靈，彌綸宇宙。某所見古今碑記，無非頌揚忠義，千百如出一口，求一另成機軸，以闡發所以為聖為神之道者，未之一睹，今請假一精舍，休十日糧，為公竭力為之。」將軍大悅，曰：「君文成不加點，不涂乙，素具逸才者也。此間廟祀，正需君文，以傳不朽耳。」乃於營中，葺淨室爽塏者三楹，日用之物，無不備具，祇奉以二童子，不呼不入也。公居其中，閉目凝神，至忘寢食。將軍使人密偵之，但見枯坐耳。居數日，思慮茫然，機神轉澀。

一日方晚飯，二童子忽戲階下，公見之怒髮，輟食吐哺，罵曰：「奴才奈何亂我心曲！」亟起操杖欲撻之，二童巧避，一擊不中，而中假山，杖折為二。即投杖大笑，急走入室，濡筆揮灑，奮腕直書。童子密報將軍，比將軍至，而文已成矣。見將軍來，大呼曰：「奏刀禱然，幸不辱命。」將軍三復讀之，歎曰：「貫串流走，彼昌黎送孟東野序，殊為排砌矣。至誠感神，君其有神助耶？」公曰：「初構思，心中紛如亂麻，聞泉水松風，皆厭其聒，三日後此心死矣。今日將哺，猶無一字，方怒童兒嬉戲，將申撻伐，杖折而機忽開，操觚時，自覺如徵鳥厲疾，一揮而就，戛戛乎豈難哉，汨汨然而來矣，誠不解何由得此。」將軍拊髀曰：「非偶然也。」於是奉百金為潤筆，即請公書之。公自作記後，名滿塞外，後登第，歷仕致清要。

一夜夢至一處，見有呵殿而過者，儀衛甚盛。輦上貴人，則關聖也。公趨前，望塵而拜。關聖下車勞之曰：「君作記，良費苦心。時至矣，當待君於春秋樓，好為入幕之賓也。」言訖，擁去。公寤，陰異之，知不久於人世，即致仕歸。歸途值大雨，息駕一古剎中。剎左有危閣，題額則「春秋樓」也。恍然悟，沐浴具衣冠，屏去僮僕，端坐樓上而逝，空中隱隱有音樂聲，逾時始歇，合剎莫不聞之。

### 棘闈志異八則

果報之異，在在有之，而見於棘闈者尤著。或云：舉子入場之前一夕，執事官公服致誠以召鬼神，請神以紅旗，招家親以藍旗，引恩怨鬼以黑旗。召訖，插三色旗於遠樓四角，吏且招且呼曰：「有冤者報冤，有仇者報仇。」云云。故場中怪異疊見，愈出愈奇。予之親戚，往往有監試者，予以招神招鬼之事質之，亦云不妄，因舉所聞之尤異者記八則。

陳扶青夫子言：雍正間，江南鄉試，有常熟某生，年四十餘，第三場入宿字號。前二場頗得意，興致甚高。中秋夜，與相識玩月，分韻作詩，有「皓月今宵滿，紅顏往日殘」之句，眾索其解，生淒然對曰：「諸君皆同類，無妨實吐也。憶昔游吳門時，館於某縉紳家。子弟四人，悉主人子姪。有柳生者，其內姪也，丰姿如玉，予挑之數四，佯若不知。適值令節，諸生皆給假展墓，唯與柳生相對，予復作詩以挑之曰：『繡被憑誰覆，相逢自有因。亭亭臨玉樹，可許鳳棲身。』柳得詩，面色發赭，因而嚼之，予以為可動矣。會友人見餉，予蓄有媚藥，入酒中飲之，易醉而狂，強柳生盡一巨觥，遂得一遂所欲。次日酒醒，知已被污，竟投環內寢。舉家不知其故，予雖知之而不敢泄，飲泣而已。主人構訟，半年始解。今夜月色，不減當年，而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？故感慨繫之耳。」言訖，淚涔涔下。聞者無不毛戴，陸續散去。五更後，忽聞人聲鼎沸，往來不停履，相告曰：「有人縊死屎號中矣。」詰旦驗之，則常熟生也。

蘭岩曰：

酒為色媒，謂醉後每動淫心也。乃柳生以少年丰標，忽遭此無行之人，詩以戲之，酒以誘之，而卒為所污辱。斯又酒能誨淫，而非假酒淫人也。雖然，柳當閱詩後，縱不嚴以絕之，亦當托故以避之，不能見機而作，復與飲酒忘醉，亦不得謂無罪矣。羞而自縊，嗟何及哉？天下之甘言卑禮，無因至前者，皆禍機之所伏也。慎勿不加察而徒自詡予智哉！

先生又言：乾隆某年，結伴入南闈。同舍俞生，江陰諸生也。甫畢頭場，即治任。眾怪而問之，言語支吾，而顏色淒楚。愈力詰之，不得已始明告曰：「言之丑矣。先君子宦游半世，及解組歸，遂病怔忡，數年不癒。捐館時，呼予兄弟四人至榻前，泣囑曰：『吾平生無味心事，唯任某縣令時，曾受賄二千金，冤殺二囚，為大罪惡，陰報當斬嗣，以祖上有拯溺功，僅留一子單傳，五世不得溫飽。吾今人非高於泰山，鬼責深於滄海，地獄之設，幸脫無由。子孫或不知命，妄想功名，適益吾罪，非孝道也。汝兄弟其各勉為善事，自圖結果，』言訖而瞑。後兄弟相繼死，唯我僅存，鄉試二次，悉被墨瀋污卷。昨在棘中，文思頗湧，三更即脫稿。倏一人披帷而入，立燈前，驚神之，乃先君也，顏色愁苦，怒責予曰：『奈何忘我遺囑，屢為非分，致我奔走道途，辛苦備嘗？若再不悛，禍不旋踵矣！』隨以手械一擊，燭滅硯翻，旋失所在。予驚走而慟，比櫛胥來致詢，見予油墨滿卷，各嗟歎而散。予今年二十有五，登藍榜，不足為恨，所痛先人負譴，拘擊九幽。行當削髮入山，披緇出世，學日連大士，救拔亡靈，懺悔之情，幸諸君垂鑒焉。」眾聞之，靡不咋舌神驚，善念為之一熾，先生退而作《歸山詩》以送之。

蘭岩曰：

獲罪於天，無所禱也，聖人言之諄切矣。嗟乎！升堂鼓響，階下者如對閻羅；覆盆冤成，受刑者恍遭地獄。奈何以嗷嗷赤子，方延頸於父母之堂；而簇簇黃金，已私受於夤緣之吏。遂使沉冤莫雪於生前，宿孽旋生於死後。三戰三黜，子孫五世貧寒；一代一丁，兄弟崇朝朝謝。可不慎歟？可不戒歟？

某科會試，一江南舉人，入頭場，文戰至二更，往末號解手，三更不返。相識數數來覓，不見。共異之。提燈往觀，見一人橫臥尿尿中，驗之，舉人也。呼之不應，大驚，急救之，良久始蘇。自述在此，方欲解手，見一物大如牛，白如雪，倚牆根蠕動，霍

霍有聲。心殊恐怖，大聲叱之，物忽起立，乃是一白人，面作青白色，兩眼大如雞子，碧而有光，不覺身如夢魘，呼叫不能出聲，亦不自知僵仆之由也。眾皆悚然，扶之歸號，次日，曳白而出。

蘭岩曰：

神魂迷罔，乃見此異物以奪其魄，曳白而出，亦云幸矣。

李伯瑟言：其表弟康生，夙以才貌擅名。年甫二十有二，即設帳於巨紳單氏家。單三世為官，富甲一郡，僮僕婢媼，數百十人。而單賦性殘酷，家法極嚴，家人小有過犯，鞭僕立下，甚有炮烙等刑，往往畢命，恬不為怪。康工諛善媚，入館後賓主頗相得。第少年喜事，每捕風捉影，見事生風。生徒五人，曰修，曰保，曰杰，曰偲，皆單之子；姪曰炳文，單之弱弟而異母者也。炳文年十七，聰穎異常，所為詩文，康多不能易，陽推許而陰忌之。唯保與康最契，故主人家事，若大若小，主人眷屬，若男若女，無不悉知。有一事，保必偵以告康；見一人，康必指以問保。誼雖師弟，實類友朋也。

會東家宴內親，日暮散去，內眷送客回，笑語過書院門。康於門隙窺見一婢，翠衣素裙，冶容媚誠，風致嫣然，頓覺心神把握不定。正凝想間，適館僮秉燭來，陳酒核，康曰：「諸郎在內作底事？」僮曰：「有內客留宿，諸郎正忙，少停，二郎即出陪先生飲酒矣。」康領之。俄爾保至，師弟歡然對酌。因以所見翠衣婢質之，保曰：「先生所語，得非白晳如雪，眸黑齒皓，多發如雲，黝髭可鑿者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此三姑母房中使女小蕙也。」丫頭極慧黠，善針黹，一定皆偏愛之。年十九矣，猶未有婿也。」康擎杯戲問曰：「如此珍美，日日在前，汝弟兄亦各嘗其滋味否？」保微笑曰：「疇不垂涎，第恨其有卻要之狡猾，往往交臂失之，獨文炳夙與之交好而已。」康欣然曰：「荷荷，文炳自負高明，乃至汗人清白，豈非得已而巳耶？吾想小蕙端重，恐文炳未必能玷，汝所言亦想當然耳。」保曰：「不然。二人形跡，生及偲皆目擊之矣。」康前席曰：「目擊何如？」保曰：「偲潛窺於漏室中，生猝遇於花園門之內也。」康大笑而罷。

一日，杰質蠻觸故事於康，康不能詳，文炳從旁述之，康大慚，轉戒之曰：「學者當以十三經為根本，廿一史為學問，荒唐子書，知之何異穢墟？」文炳曰：「一事不知，儒者之恥，宰相須用讀書人，以其能取多而用宏也。」康曰：「讀書變化氣質，汝氣質如此，何敢稱儒？吾雖少長於汝，然而師傳也，汝弟子也。以弟子而上凌師傅，讀書何為？且汝自矜儒術者，而淫人婢女，亂人閨閣者乎？」文炳失色，不復敢言。修弟兄亦再三解紛，康始怒息，然終不與文炳接談。單知之，答文炳十數，且置酒謝康曰：「丈夫泄憤杯酒間，況師弟乎？弱弟無知，不足與校也。」康唯唯。於是卜夜痛飲。

單微醉，興高自述平生得意語，刺刺不休。康乘間諷之曰：「老先生文章政事，皆堪不朽，唯家法稍弛，外人耳而目之，殊可惜耳。」單絕然曰：「老夫家政，自謂不愧石柳。先生今出此言，得毋有所見聞乎？」康曰：「承相愛，故知無不言，只是事涉隱私，不便瀆陳也。」單大疑，屏去左右，密詰之，康乃舉文炳私小蕙事，附會以告，且曰：「令公郎所親見者。老先生為鄉里儀型，奈何因小兒女一夕之歡，微瑕之玷，致失鄉望？」單固以家法自詡，一旦被人面摘其疵，怒髮如雷，擲杯而入，大聲索小蕙，撻而鞠之。小蕙不勝捶楚，一一吐實。單怒極，令褫其衣，梆庭柱上，以巨砧杵塞陰中，呼文炳至前合觀之。文炳掩面伏地，哭不能起，單叱而鞭之，聲色極厲，夫人再四求寬，怒終不息，鎖文炳廁中，方歸寢所。夫人潛釋小蕙，抬之入室，一息奄奄，血濡床席，家人無不泣而憐之。守至夜半，忽覺然而起，大聲曰：「奴死必為厲鬼，以報豎儒矣！」言訖，長號數聲而絕。上下靡不悲悼。康聞之，頗不自安，托故解館歸，每念及小蕙之事，則淚背汗下。

適槐黃近，挑燈夜讀，其母李氏，即伯瑟姑母也，親調魚羹，送入書室。於窗下見一女子，裸形浴血而立，驚號仆地，旋失女子所在。康即出救母歸寢，問何故驚倒，母告以所見，康大驚失色。母曰：「此宅固凶，不可復居，且鄉試在即，不如入省會，暫居舅家，倘博一第，另境居宅可也。」康以為然，亟買舟以往，寄居伯瑟家。時伯瑟亦以鄉試故，就貢院側僧舍肄業。康至乃同下帷。一日閒話間，伯瑟忽問：「貴邑有單文炳者，與相識否？」康曰：「弟之門人也。兄胡為問及之？」伯瑟曰：「久慕其才名，昨又從一友人處，得其《慘魂篇》，抉元珠於屈宋矣。味其辭，隱恨殊深。不意其為弟之高徒也。」因出一紙示康，其辭曰：

「夜迢修而轉側兮，心似焚以怳怳。緣幽蘭之早折兮，悼芳蕙之先零。何惡蕞之枝蔓兮，甚賊苗之稂莠。欲剪拔以冀除兮，足而棘刺手。告田父以假其鋤鍤兮，絡冒頭而鉗制口。冀美人於一晤兮，倏神結而為夢。出被闥以暇矚兮，見蓬穎之蔽塚。聲嚶嚶以啟悲兮，先秋風而聽之。魂冉冉其欲離乎窈窕兮，猶逡巡以鼠思。羌僵佻而夷猶兮，非疇昔之嬌態。頻拭目以端睨兮，徒神奔而鬼怪。詎綺羅之化蝶兮，體袒裊而裸裎。袁冰玉之銷鑠兮，愴以縱橫。妾薄命以貽戚兮，職王孫之故也。君獨生以曷歎兮，寧不懷茲楚也！諍曰：已矣！魂其歸來兮，毋躑躅以流連。吾將與子同穴兮，心則石而力則錦。」

康覽之次，曰：「文炳文炳，汝其賦《角弓》！小蕙小蕙，汝其怨《終風》乎？予不任咎也！」伯瑟曰：「敢問何謂也？」康備陳其故，且曰：「弟聞釋氏有懺悔之說，場後喚兄為我設一壇齋醮可乎？」伯瑟悚然汗下，癡坐良久，始歎曰：「弟不自尤，尚委咎他人，豈竟欲鐵鑄大錯耶？」於是不歡而散。

無何，入棘，弟兄適同一號。是夜場內，咸聞女子哭聲，深以為怪，唯康顏色沮喪，不飲不食。次夕三更，伯瑟文初就，方假寐，忽聞簾外人聲往來，皆雲大怪事。伯瑟即啟帷出，視見康號前，人如堵牆，心知有異，擠身而入。見康裸坐房簷下，瞠目直視，大叫曰：「單廷獻時辰未到，姑縱之。今且犁此賊之舌，再去質證！」言訖，引手自捥其舌，極力拔之，出口四五寸，血流唇外。伯瑟駭甚，力救之，手爪透入舌根，牢不可脫。比官來相驗，已連根拔出，昏倒地上，斯須而斃。伯瑟不忍暴其惡，次日出場，領屍而歸。是科伯瑟高捷，公車入都，與予交最善，每聞其說如此。文炳賦《慘魂篇》後，半年亦死，其將與蕙結末了緣歟？又聞有傳其事於單者，單哂而置之，暴戾如故，迄今無恙。

蘭岩曰：

致二人死於非命，罪何能逭哉！康以小怨則生嫉妒，拔舌而斃，報亦慘矣。至於挾能招忌，文炳亦難免咎。獨惜小蕙，名辱身死，為不幸耳。

嚴十三言其秋試時，同闈一舉子，係下江人。夜間偶出登廁，即歸號，見所坐矮屋中，燭光映簾，簾上有人影黯黯，心殊懼怯，徘徊不敢入。問老軍：「何人坐我號中？」老軍曰：「烏知其為誰，想亦君之相識也。」舉子曰：「汝為我密觀之，看是何形狀，亟來告我。」老軍潛從簾隙窺之，良久卻報曰：「其背燈危坐，年可四十許，瘦黃面，短黑髯，無甚異人處，惟鬢旁點帽下，斜插一紅漆竹箸，為不可解耳。」舉子聞之，驟驚，狂叫「有鬼」而走。老軍追問之，但蹲身柵邊，擺手搖頭，不敢復返。老軍白諸職事，問之，亦隕涕不言。重至其號視之，已失鬼之所在，恐生他變，令人守之。次日送出，終莫測紅箸之由。

蘭岩曰：

隱微事，夫誰知其怨所結者乎？鬼既能尋至闈中，而但示其形，使其驚狂奔避，抑之何故？噫！異矣，乾隆丙子科，順天鄉試，有大書於卷面者，曰：「黃四姑娘開拆，見藍榜。」

監生潤玉，弱冠有文譽，丰姿韶秀，如玉山照人，同學以翰苑期之，玉亦自命不凡，視賦《鹿鳴》，捷南宮，如拾地芥耳，所居偃鄰尚書某公之宅。尚書有女，已字侯門，尚未遣嫁，而才慧容色，名動一時。玉偶見之於升車時，素面隔碧紗，如春煙之籠秋棠也。歸而思慕，不能一刻置。一日閒步後圃，聞隔牆女子嗽聲，急設梯於柳蔭中，登而窺之，則尚書宅內之園軒也。見一女麗甚，識為車中人，方登廁，蘭煙出口，鬢白如霜，玉目奪神搖，猶恨不能滿意。日暮人靜，乃暗於花蔭密處，壁腳下鑿去半磚，使洞徹不礙目，終日觀之，於是女之穉私，無有不為玉所諦見者。積半年，女已出閣，玉無從再窺，頗恨恨。因冥想其私處，有朱色痣一點，為賦《長相思》詞以詠之。為一友所見，舉而投諸火，正色責之，並誠其無復舉以告人，於德行有大累，玉笑其迂。後入闈，夜夢一人扶其目，痛甚而寤。惡之，而目痛不止，兩瞳如針刺，不能啟睫，遂繳白卷而出。歸家三日，痛不絕，遂成雙瞽。及曉揭，毀詞友人已魁列矣。

蘭岩曰：

一言規諫，遂獲高魁；一意淫惡，便成雙瞽。慎之，戒之！

福齋堂曰：

始而私之於己，既而篡之於人，致幽閨貞體，不啻裸游於五都市，誠所謂玩人喪德者矣。夫瞽於目者，必先瞽於心也；高其名者，必先高其品也。名教中自有樂地，一失足即蹈苦海，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楊慎遠竄夷蠻，猶傳《雜事秘辛》，宜其終身不齒，才人其鑒之哉！

蔡生，江左名士也。公車入都，館滿洲某氏家。其家主人物故已久，唯主母孀居，撫一子一女，僕婢十數人，一老僕已歷三世矣，誠慤忠靖，主母待之甚厚。僕亦素重蔡名，深喜幼主得師，敬禮不替。會主母將嫁女，乏妝奩之資。畿內有田數頃，使僕徵其租，以歲歉，去月餘，僅獲八十金以歸。計之不敷用，仍付之曰：「諺云：『飯到口，錢到手』。零星費去，至時愈不足用。汝姑收貯，待取足總繳可也。」僕諾而退，自念身常出外，妻子頭鈍不解事，倘此銀有失，大事去矣。乃攜入館中，以情告蔡，乞代為存貯。時左右無人，蔡即納於箱中而鎖之，曰：「汝第去辦正事，寄此無妨也。」僕謝而去。

又半月，徵得餘金，覆命，主母索前項，僕曰：「在蔡先生處。」即往取之。蔡不承，曰：「汝那得有銀寄我處？」僕曰：「先生無戲言，可即見付。」蔡怒曰：「何物老奴，敢來誣我！我為汝家教子弟，豈為汝家作看財奴耶？不速退，當惹老拳矣！」僕大驚，爭辯不已。蔡聲色俱厲，即刻欲解館。母聞之，立門外揚聲慰蔡曰：「先生勿氣，吾當為先生責此叛奴。」蔡始不言，主母呼僕入，痛責之曰：「先生讀書人，且南方名士，希圖我家數十兩銀耶？此必汝將去自救燃眉，卒乃誣罔好人。吾母子孤兒寡婦，出門跬步不能行，所賴者汝一人耳。今有若此，尚何望乎？」言訖，掩面而泣。僕無以自明，但自批其病，以自罵，是夜遂縊死。

次年，蔡入闈，精神恍惚，下帷秉燭，親筆備錄其事於紙，自述昧心蔑理，罪不可逭，解帶自縊於黃茆白葦中。比人知覺，體已冰矣。尤可怪者，面壁端坐，帶環去喉寸餘，不解何由至死。其自供之詞，眾爭錄之。仁和葉省三先生，亦錄得一紙，每出以示人，以為文人無行者戒。

蘭岩曰：

予嘗見世之所謂名士矣，曳長裾，舞大袖，以為名士風流；吟詩論文，弈棋飲酒，以為名士博雅。而究其中，則絕少躬行；核其實，則每多不肖。而第觀其膚末者，未嘗不群然信之，曰：「此名士也。焉有為此者乎？」唯其名士也，而能為此耳。亦唯稱其名士也，而後知人之深信不疑，而敢為此耳。

某科鄉試，一生構文至半夜，瞥見一人，披帷而入，古衣古冠，面目甚怪，生口噤不能言。其伸一掌，向生曰：「我司文之神也。汝祖宗有陰德，今科當領薦，可書一字於吾掌，為異日填榜之驗。」生大喜，即濡墨大書一「魁」字，其人遂滅，而字故在卷上，墨漬數重，因被貼出。

恩茂先言：

一士子臨場祈夢於泡子河畔呂公祠，夢見一人，如畫家所繪壽星，頭狀黏白紙條，自內而出。覺而異之，既入棘，以犯例被貼。或解之曰：「蓋頭場貼出也。」一笑。

閒齋曰：

棘闈之地，國家設以取士者也。墮行喪德之徒，冥報昭然，毫釐不爽。如是，何關節懷挾者，猶敢於光天化日中，行險以僥倖哉？

蘭岩曰：

秀人入闈，一存得失之心，則方寸中，頃刻百端叢生，而鬼神遂乘得其隙，而侮弄之，因而擯斥之。是二子者，焉知非妄想心熾，精神恍惚，而結成一幻境哉！

回煞五則

人死有回煞之說，都下猶信之。有舉話出避者，雖貴家巨族，亦必空其室，以避他所，謂之躲殃。至期，例掃徐亡人所居之室，炕上地下，遍篩布蘆布；凡有銅錢，悉以白紙封之，恐鬼畏之也。更於炕頭設矮幾，幾上陳火酒一杯，煮雞子數枚，燃燈一盞，反扃其戶。次日，鳴鐵器開門，驗灰土有雞距、虎爪、馬蹄、蛇足等跡，種種不一。大抵亡人所屬何相，即現何跡，以卜亡人罪孽之重輕，謂鎖罪輕而繩罪重也。草木雞犬，往往有遭之而枯斃者。習俗移人，賢者不免，所謂相率成風，牢不可破者也。第其理未可盡誣，或者死者有知，歸省所戀歟？

予友德書紳，不幸短命。方其弱冠時，季弟歿，出殃之夕，德不信，一更後，潛至窗下窺之。室中一燈瑩瑩，毫無所見，因笑流俗之妄。才思卻回，忽見小旋風起燈下，有墨物如魚網，罩幾上，燈燄綠如螢火，光斂如錢，條暗。德伏窗外，如醉又如夢，不能動履。但覺燈明則神思如寤，燈暗則毛髮盡張。俄爾墨物不見，燈驟明，德氣始舒暢，聞耳畔有聲甚雜，蓋家人尋覓至此，呼叫之也。德面色如土，數日失神。每向予述之，為不妄也。

蘭岩曰：

神氣為鬼所奪，所以不壽耳。

同學錫谷齋，嘗言其一親戚家，有塾師新死。際回煞之夜，主人矯俗弊，無所陳設。次日黎明，谷齋以事過之，主人未起，暫就書房中坐候之。館僮入取茶，谷齋獨坐炕頭吸煙，忽見一黑物，如亂發一團，去地尺餘，旋轉不已，漸近衣袂。執袂審視，不辨是何物，初大如升，漸如碗，如杯，滾入炕洞中，一半在外，猶轉不已，久之始沒。竊異之。館僮取茶至，問之，結舌不能對，愈增疑惑。及主人出，復質之，初亦茫然，繼乃大悟，曰：「得毋回煞之說，未可盡誣乎？」因告以塾師之事，共相歎惋，疑團始釋，既而谷齋笑曰：「幸我月令尚好，不然，其不得殃也幾希矣！」

蘭岩曰：

鬼者陰之靈，至虛且幻，茲何具有形象耶？又不解其入炕洞何為？

城北徐公家，一老嫗死，際回煞。徐二子皆少年好事，相約往觀。初無怪異，將去之，燈忽驟暗，隱隱見一物，如象鼻，就器吸酒，咕咕有聲，鉈然墜地上，化為大貓，而人面白如粉，繞地旋轉，若有所見。二子驚悸，發狂震駭。家人詰得其故，交責不已。次日，啟戶視之，雞子酒漿，空無所有，灰上人跡，兩兩相並，僅如二三歲小兒。東壁書十一字，非篆非草，淡墨色，人不能識，向午忽自滅，洵為鬼筆。徐二子相繼病死。

蘭岩曰：

鬼有飲食，大為奇怪。想人蹤兩兩，即徐氏二子之魂魄耳。相繼病死，其理可悟。

延安折天桂為廣文時，傭一老嫗，服役炊爨。其子黃椿，年二十餘，為郡驛卒。某年冬，從榆鎮差官馬進，馳羽書入都，道經某堡，大雨雪。堡固荒僻，無客舍，投宿民家。其家辟正室以居之，馬以為敬己，深德之。與黃夜飯訖，同炕而寢。二更後，黃忽驚惶，聞屋後聲甚異，心殊怛怖，連呼馬老爺不應，急起敲火燭之，則馬方袒跣向隅，蹲踞地上，聳肩用力，若有所捺。黃驚詢何為，馬但搖首，不暇應答。黃大疑，急前審諦之，見壁角有物，形如蠅，被捺唧唧作聲，漸捺漸縮，不禁大駭，欲前助力，物忽化為濃煙，滾滾四散，成數十團，或鑽入壁隙，或飛上棚頂，須臾而盡。黃扶馬坐息炕間，問所捉何物，馬哆口瞪目，猶有餘恐。良久稍定，始述曰：「吾方起溲，瞥見一婆娑老嫗，徘徊炕下，兩眼有光如瑩，頗能自照，心知為鬼，以杖擊之，仆地化為一蠅，走向屋角，故就而捺之，誠不識為何怪也。」黃聞之，栗生於肌，發豎於頂，不敢復寢。亟呼主人詰之，支離不以實告。馬偽怒，欲

鳴於官。主人懼，因言其故，蓋其祖母新死，是夜正回煞之候也，叩其體貌，正符所見。馬為之歎惋，遂不復少留，束裝秣馬，冒雪宵徵。

蘭岩曰：

條而嫗，條而嫗，條而煙，煞大作怪。

秦人謂大為老。有張老嘴者，又號老膽，以口大膽大而得名也。其子婦死，值回煞，張出差在外，未之知也，是夜適歸，叩門久無應者，怒髮，排闥而入，重門亦如之。至廳前一間，無一人，唯西廂燈火耿耿，陰念：「此屋從無人居，那得燈光？」試觀之，條見一婦人，長僅尺餘，直撲窗隙，倉卒驚卻數步。婦人甫出窗，旋化黑煙一團，隨風而散。張知為鬼物，不復蹤跡。亟叩宅門，家人聞之，大擾，良久始辨其音響，開門納而告之故。張乃歎惋，蓋子婦病篤，不便終於正寢，移之西廂，逾夕而歿。張所見，婦之鬼也，是適值出殃雲。張竟無恙？

蘭岩曰：

張其陽旺耶？不然，何竟無恙。

夜星子二則

京師某宦家，其祖留一妾，年九十餘，甚老耄。居後房，上下呼為老姨。日坐炕頭，不言不笑，不能動履，形似饑鷹。而健食無疾病。嘗畜一貓，與相守不離，寢食共之。

宦一幼子，尚在襁褓，夜夜啼號，至曉方輟，匝月不癒，患之。俗傳小兒夜啼，謂之夜星子，即有能捉之者。於是延捉者至家，禮待甚厚。捉者一半老婦人耳。是夕就小兒旁，設桑弧桃矢，長大不過五寸，矢上係素絲數丈，理其端於無名之指，而拈之。至夜半，月色上窗，兒啼暫作，頃之，隱隱見窗紙有影，條進條卻，彷彿一婦人，長六七寸，操戈騎馬而行。捉者擺手低語曰：「夜星子來矣，來矣！」亟彎弓射之，中肩，唧唧有聲，棄戈返騎，捉者越窗引線，率眾逐之，拾其戈觀之，一搓線小竹籤也。跡至後房，其絲竟入門隙，群呼老姨不應，因排其闥，燃燭入室，遍覓無所見。搜索久之，忽一小婢，驚指曰：「老姨中箭矣！」眾視之，果見小矢釘老姨肩上，呻吟不已，而所畜貓猶在跨下也。咸大錯愕，亟為拔矢，血流不止。捉者命撲殺其貓，小兒因不復夜啼，老姨亦由此得病，數日亦死。

蘭岩曰：

怪出於老姨，誠不知其何為。想係貓之所為，老婦寵鍾，為其所使耳。卒乃中箭而亡，不亦冤乎？

子在咸安寓時，聞同學隆君興言：其一親戚家，有小兒夜啼，越兩月不癒。有老嫗識為夜星子，自云能捉之。問所需，無難辦者：唯用木作方籠，四麵糊白紙，罨灶上，灶窟內設油燈一盞，燃之，光射紙上。俟小兒啼作，即灶前覆一粗磁碗，碗上橫置一菜刀，踞小凳面灶門而坐。家人悉令迴避，童男稚女則弗禁。時隆君年甫十二三，立嫗身後觀焉。嫗一手叩刀，嘖嘖不解作何語。食頃，燈驟暗，紙上隱隱見黑影，往來閃爍不定，或人、或馬、或貓犬，悉彷彿其形。嫗詛咒愈急，燈愈暗，黑影往來愈伙，最後一影，色黯黝，映紙獨真，止而不動，形頗似樁。嫗急舉刀背，力碎覆碗，轟然一聲，燭中燈忽大明，黑影印紙上不滅，如淡墨所染。嫗舉籠以火焚之，兒啼頓止。

蘭岩曰：

如此怪異，非老嫗不能降，亦非老嫗不能解。

屍變二則

陝西某村胡氏女，嫁為李家婦。一朝反目，女負氣出門，不知所之，李以為歸其母家，往探之，未嘗歸也。遍叩親故，皆無有。遂成訟，有司嚴刑拷掠，不能成獄，縲紲者歲餘。村後固接亂山，人蹤罕到，唯芻蕘雉兔者，間一過焉。一樵入林伐木，於萬樹中，見一人懸柏樹上，目大如盞，舉兩手作撲人狀，聲吱吱若鳴蝙蝠，身搖搖如戲鞦韆。狂奔下山，述於村人。村人聚眾制挺，鼓勇而往，四面擊之，良久不動。李之鄰里咸在，其服色雖舊猶，猶辨為胡氏女，白其父母令觀之，真實不虛。撫屍大慟，因驗而焚之，臭達數里，噉噉作聲，疑案始結。

蘭岩曰：

匹夫匹婦，自經於溝瀆，而莫之知也，因屬常事。獨不解年餘懸萬山中，僵而能鳴，索且不朽，是為不可信，而可怪耳。

先達某公，未第時，公車入都，因避囂，停裝於廣渠門外一古寺中。僧舍雖多，大率湫隘，不堪肆業。唯小閣兩楹，殊精潔高敞，因稅居焉。僧囑曰：「居此亦不妨，第須防暴客。後窗可不必開也。」公諾之。

居無何，甚苦炎熱，自思夏日樓居，古人所忌，非北風不能消暑，縱有暴客，亦不足為寒士憂。遂拔銷啟窗，見綠野青疇，一望無際。樓下臨叢葬處，古塚累累，不止什佰，更有未葬而墊厝於茂草間者，凡十餘柩。公笑曰：「對此正不敢不樂。」夜月上，清風送涼，乃命酒獨酌，憑窗遠矚，醉後灑酒奠樓下曰：「長眠人苟有荷鋤者，見此杯中物，當來飲也。」

約二更餘，聞一厝柩邊，窸窣有聲，公疑為草木之兵。俄而聲漸厲，柩蓋轟然落地，一屍匍匐而出，遍身雪白，兩眼綠色，映日如螢光。公大駭，然素有氣敢任，且念彼雖鬼物，而樓高數尋，亦不足畏，第觀其出欲何為。亟滅燭以觀之。屍既出，向其柩拜之，複合，僵立瞪目，鉅然西去，迅疾如風。公錯愕不已，料其必反，乃閉半窗，屏息以待。三更向近，月色西沉，屍果還，瞬息至柩前，方下拜，公適喉癢，不禁大嗽。屍佯然起，直視樓窗，公急閉窗，用力猛，窗脫榫，頓然落樓下。屍即奔至，向窗一踴，不及者咫尺。公大窘，提燭擊之，顛而復踴。公倉皇間，於手邊得書一帙，極力撲之，中其腦，倏然仆地，遂不復動。公始下樓，過僧房門以告，僧大驚曰：「戒公者，誠非無謂，奈何弗聽，致此恐怖？請暫同老僧榻，明日當為計也。」公就枕，夜夢數驚。

翌日，僧糾合長工十餘人，執兵而往，見屍無敢向前，久之始集，以物棍撥之，舉體白髮長寸許，巨口過腮，十指堅甲如鷹爪。僧曰：「怪底一夏無雨，此魘為虐也。」報官驗訖，聚薪焚之，唧唧之聲不絕，臭不可近。視所擊書，則《周易》下卷也。僧笑曰：「措大兵器，亦大異人。」公旋移居入城，逢人則述之。後及第，官少宰。

蘭岩曰：

荒郊斷壘，齎恨終天；蔓草寒煙，含悲長臥。悵孤魂於萬里，無日還家；歎骨朽於百年，誰人布奠。致成旱魃為虐，戾氣成妖。鬼也，而不安於穴，聚薪而焚之，良可慨也。

貓怪三則

某公子為筆帖式，家頗饒裕，父母俱存，兄弟無故，得人生之一樂焉。上下食指甚繁，而猶喜畜貓，白老烏員，何止十數。每食則群集案前，嗷嗷聒耳，飯鮮眠毯，習以為恒。適飯後閒話，家人咸不在側，夫人呼丫環，數四不應，忽聞窗外，有代喚者，聲甚異。公子啟簾視之，寂無人，唯一貓奴踞窗台上，回首向公子，面有笑容。公子大駭，入告夫人。諸昆弟聞之，同出視貓，戲問曰：「適問喚人者，其汝也耶？」貓曰：「然」，眾大嘩。其父以為不祥，亟命捉之，貓曰：「莫拏我，莫拏我！」言訖一躍，徑上屋簷而逝，數日不復來。舉室惶然，談論不已。

一日，小婢方餉貓，此貓複雜群中來就食。急走入房，潛告諸公子。諸公子復大擾，同出捉之，縛而鞭之數十。貓但嗷嗷，倔強之態可惡。欲殺之，其父止之曰：「彼能作妖，殺之恐不利，不如舍之。」公子陰命二僕，盛以米囊，負而投諸河。甫出城，囊驟穴，臨河而返，貓已先歸。直至寢室，啟簾而入，公子兄弟方咸集父母側論貓事，瞥見貓來，胥發怔。

貓登踞胡床，怒視其父，目眦欲裂，張須切齒，厲聲而罵曰：「何物老奴！屍諸餘氣，乃欲謀溺殺我耶？在汝家，自當推汝為翁；若在我家，雲乃輩猶可耳孫，汝奈何喪心至此？且汝家禍在蕭牆，不旋踵而至，不自驚怕，而謀殺我，豈非大謬！汝盍亦自省

平日之所為乎？生具虻蟻之材，夤緣得祿。初仕刑部，以距得上官心。出知二州，愈事貪酷。枿楊斧鑕，威福自詡。作官二十年，草菅人命者，不知凡幾。尚思恬退林泉，正命牖下，妄想極矣！所謂獸心人面，汝實人中妖孽，乃反以我言為怪，真怪事也！」遂大罵不已，辱及所生。舉室紛拏，莫不搶攘。或揮古劍，或擲銅瓶，茗碗香爐，盡作攻擊之具。貓哂笑而起曰：「我去，我去，汝不久敗壞之家，我不謀與汝輩爭也。」亟出戶，緣樹而逝，至此不復再至。

半年後，其家大疫，死者日以三四。公子坐爭地免官，父母憂鬱相繼死。二年之內，諸昆弟、姊妹、妯娌、子姪、奴仆死者，幾無子遺。唯公子夫婦及一老僕暨一婢僅存，一寒如范叔也。

閒齋曰：

妖由人作，見以為怪，斯怪作也。唐魏元忠謂：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滅。」非見理明晰，不能作是語。雖然，內省多疚，亦不易作坦率漢。

永野亭黃門為予言，其一親戚家，喜畜貓。忽有作人言者，察之，貓也。大駭，縛而撻之，求其故，貓曰：「無有不能言者，但犯忌，故不敢耳。今偶脫於口，馴不及舌，悔亦何及！若牝貓則未有不能言者矣。」其家不之信，令再縛一牝者，撻而求其語，初但嗷嗷，以目視前貓，前貓曰：「我且不得不言，況汝耶？」於是亦作人言求免，其家始信而縱之，後亦多不祥。予聞其說，愈謂《太平廣記》所載，貓言「莫如此，莫如此」之事，為不誑也。

蘭岩曰：

以言遭楚，貓應自悔，然猶以馴不及舌，痛自懲責；乃人也，每以多言取禍，反怨天尤人，不克自省，誠此貓之不若矣。

護軍參領舒某，喜詠歌，行立坐臥，罕不嗚嗚。一日，友人過訪，歡飲於室，漏已二下，尚相與賡歌不輟，忽聞戶外細聲唱所謂「敬德打朝」者，諦聆之，字音清楚合拍，妙不可言。舒服役只一僮，素不解歌。茲忽聞此，深疑之，潛出窺何，則見一貓人立月中，既歌且舞。舒驚呼其友，貓已在牆，以石投之，一躍而逝，而餘音猶在牆外也。

蘭岩曰：

上有好者，下必有甚焉者矣。舒喜歌唱，而貓亦效尤，舒應樂其善繼主人也，何以石投之哉？

驢

郡中有以屠驢為業者。主人晚過其肆，漏已下，肆門已閉，室中燈火甚明，疑為作工者賭博，從板隙窺視，見二傭共殺死一婦人，方斷脰剖腹，血肉狼藉。大驚，亟反走，鳴諸官，官卒步軍十餘人，同往捕之。排闥湧入，則見死驢在地，主人獨指以為人，步軍曰：「死驢也，烏得為人？」與其爭論，環觀者咸笑其妄，其人猶忿爭不已。官怒其嘵嘵，叱曰：「指驢為馬，且不可，奈何指驢為人？」鞭之而去。其人憤極，重欲對眾檢視，乃亦是驢。始而愕然，既而廢然，遂改業，誓不殺生。

蘭岩曰：

驢，寵然一蠢物也，與人大異，何此人確見其為人哉？殆亦業此屠驢者乎？非昏於即也，豈誓不殺生？此驢也不復為人，此人不復為驢矣。

異犬

某侯襲爵之前一歲，年甫十七，丰姿如玉，而癖好鬥雞走狗。嘗豢一黃犬，甚愛之，至同寢食。至夏日，率犬出東門，遊行郊坰。大雨驟至，避一墓門下。墓前有積潦，廣袤數畝，蘆荻滿之。坐未安，復有三惡少鞞鷹負弩而至，見侯各耳語。侯故白皙，一惡少作韻語曰：「黑者黑如鐵也，赤者赤如血也，白者白如雪也。」其二人和之以笑。侯雖微，固世家之裔，且懦弱孤立，聞之大懼，冒雨欲行，惡少挽留甚力，侯大窘曰：「汝等欲何為？」惡少皆笑而不答，但相與拘持之。犬在旁大嗥來齧，惡少以巨石投之，中腦，犬悶絕。乃盡褫侯衣，不留寸縷，縛手足，俯而捺諸草中，欲淫之。侯哭叫聲嘶，滾地不定。會有數騎自林間來，惡少倉皇逸去。騎者至，見而詫異，解其縛而詢其故，侯蜷縮而泣，告之。騎者憐其遭，衣而送之。犬亦踉蹌隨之歸，數日不食，創潰而斃。侯大慟，瘞之園中，祝而祭之，如喪良朋也。是夜夢犬作人言，謂侯曰：「主人遇我厚矣，將有以圖報。主從此出門，須慎。苟際危急，我受豢養恩，至時必相救。」覺以為異，謹志之。

一日，有事於通州，歸而泛舟於大通河，仍見前三惡少，更同二少年，掉臂趁船，咸目侯而笑。侯懼甚，至閘上泊舟，同載者星散。侯入旗亭，潛視三惡少去遠，始覓僻徑急行。約裡餘，猝見三惡少，突起黍稷中，捉侯入幽僻處，掩其口，復褫其衣，一少年方欲奸之，忽一巨犬竄出坳垣，直前沒其陰，少年痛絕而踣。犬更追其二人，一落其腓，一傷其臀。侯得無恙，著衣躡履，蹊田而奔。犬返走，侯尾而喚之，直至一茅舍前，犬踣於籬落下，就視之，則一病癩黃狗也，意頗怛然。有老嫗掃麥於場，諦侯而笑曰：「此吾家老犬也，病癩半年，昨夜死矣。小哥薄而觀之，獨不嫌其穢乎？」侯漫應之，惓惓而返。夜復夢犬來告：「主人之恩已稍酬報，冥中憐我之忠，行當托生為人，於焉拜辭，再見無由矣。」言訖，涕泣叩頭而去。侯深感其義，計犬死期，每七日必設祭於葬所，至今不衰。後聞之三惡少，二作廢人，傷陰者，越宿即隕。恩茂先為侯內兄，茂先深知其事。侯今襲爵三年，予曾於茂先湯餅會中識之，真璧人也。

蘭岩曰：

食其祿而報其主，犬誠忠矣。乃死後猶借手癩狗，以舒其猛烈之氣。犬固不昧其靈，而能如是，可以人而不知犬乎？

那步軍

步軍那木契，司柵於某衙。會冬夜，方擁裘擊柝，三更向盡，見二青衣人，驅鴨數百，欲過柵南去。那叱曰：「此何時，尚欲過柵耶？」二人不應，輒驅鴨自柵下過。那大怒，方欲阻之，而人與群鴨紛然在柵南矣，驅鴨徑去，初無阻礙。那大驚，毛戴，亟呼其伴告之，共相錯愕。自是小兒多患痘疹，百無一生。那所見殆非無因也。

蘭岩曰：

鴨為兒厲，誠不可解。

施二

京師某坊，有廢寺一區，殿宇宏巨。僧房數十間，強半傾圮，佛像暴露，鍾魚闐寂。惟一老衲及兩沙彌主之，生涯冷落，所恃膳葷閒房，招小經紀者僦居，月覓錢四五緡，為香火之資而已。有交城民施二者，秋夏耕稼，冬春入京，以賣糖為業，至則稅居寺中東院中，曆數年矣。施二一夕賣糖歸，已二更矣。風雪甚寒，獨酌未寢。忽聞東壁有人語言相問答者，施停杯傾聽，了了可辨。聞一人音響，似五六十歲人者，歎曰：「比日腰痛異常，又苦□尿，今聞朔風霍霍，思家迫切，未曉兒子輩，亦曾念及阿爹否？」言訖，慨歎再四。又一人曰：「我豈不倍加愁苦！百日以來，守株待免，地方拘束，跬步不敢出寺門，饑寒甚矣。昨見和尚斲驢脯，置砧板廚下，私心竊喜，謂可一潤饞吻，不意轉盼間，為何參領家惡犬所舔，其聲□□。受此犬之齧。迄今股上有大疤痕。」老人曰：「明日徐四來，可以得代否？」其人曰：「地方已許我矣，有隙可乘，即得代也。」老人復歎謂再三。已而寂然。施知是鬼，為之毛戴，急出房就其同業者，具述所聞，聞者亦寒慄焉。

翌日，果有以剃頭為活者，來僦居東壁，人極粗蠢。因與施比鄰，一來致謁。問裡居，通姓氏，則霸州徐四也。施愕，乘間密以夜間所聞告之，勸其改居，徐謝曰：「老兄意良厚，但我自有命，彼何能為？掌夢上帝，必不容鬼物厲人也。」施唯唯，不復置喙而罷。

居無何，徐為人薙頭，誤落其須，其人怒置，徐不少讓，遂被毆擊。既歸寺，忿恨不已。施與同儕就其室，慰藉之曰：「吾等作小經紀，小手藝，凡百宜忍耐，詎可輕肆性氣？獨不見夫茶寮酒肆中，壁上之書乎？非『和為貴』，即『忍為高』也。」徐不忍，曰：「寧死異鄉，不甘此辱！」眾復釀錢，沽酒勸解，至四更各散去。施歸房，尚聞徐怨恨聲，既有悲泣聲，側耳謗察之，

聲漸異，且作小語曰：「我雖一時氣苦，豈竟走之條路耶？」頃之又曰：「果能如此，死亦無憾！」至雞鳴，聲始寂然。施大疑，即披衣出戶，潛從窗外探之，房中昏暗，乍視無所睹，凝睇久之，方隱隱見一人，懸樑上，又一白衣，背立其前，雙手振其足。大驚，失聲卻走。寺僧方將上樓發晨鐘，聞人聲來探，相遭於門，各復驚倒，及同業者漸集，始辨是施也。詰得其故，同往觀之，徐果自縊死矣。毆徐者，行路之人，無從追捕，枉捐命軀。據施所聞所見，事屬前定，洵非偶然。

蘭岩曰：

宿孽前定，卒不能逃，或亦有然。第冥冥中縱此鬼物殺人自代，而此死者復又求代，相報有已時乎？況亦只得地方一許，便可任所欲為。彼為冥官者，竟毫不加察耶？抑坐受其賄耶？是可慨也！

盛紫川